

湘潭農業大學

全日制農業碩士學位論文

代際支持對農村老人養老模式選擇的影響研究

研 究 生: 武文汇

指 导 教 师: 池丽旭

合 作 指 导 教 师: 姜会学

申 请 学 位 类 别: 专业硕士

专 业 领 域 名 称: 农业管理

研 究 方 向: 农业经济与政策

所 在 学 院: 经济管理学院

2023年 6月5日

Dissertation for Master

Title:

Research on the Influence of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on the Choice
of Pension Model for Rural Elderly

Candidate: Wu Wenhui

Supervisor: Associate Professor Chi Lixu

Speciality: Agricultural Management

Research Field: Agricultural Economics and Policy

Shenya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June date, year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4
1.1 研究背景.....	4
1.2 研究意义.....	5
1.2.1 理论意义.....	5
1.2.2 现实意义.....	5
1.3 国内外研究综述.....	6
1.3.1 关于农村养老模式的研究.....	6
1.3.2 关于代际支持的研究.....	7
1.3.3 关于代际支持对农村养老模式选择的影响研究	9
1.3.4 研究述评.....	10
1.4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11
1.4.1 研究内容.....	11
1.4.2 研究方法.....	11
1.5 技术路线图.....	12
1.6 不足之处.....	12
第二章 概念界定与相关理论基础	13
2.1 概念界定.....	13
2.1.1 代际支持.....	13
2.1.2 养老模式.....	13
2.2 相关理论基础.....	14
2.2.1 福利多元主义理论.....	14
2.2.2 代际支持理论.....	15
2.2.3 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	16
2.3 研究假设.....	17
第三章 我国农村老人养老模式选择及样本描述性分析	20
3.1 数据来源.....	20
3.2 我国农村老人养老模式选择描述性分析	20
3.3 样本的描述性分析.....	21
3.4 本章小结.....	25
第四章 我国农村老人养老模式选择的实证分析	26
4.1 变量设置.....	26
4.2 模型设定.....	27
4.3 我国农村老人养老模式选择多元回归分析	28
4.3.1 代际支持对自我养老的影响分析.....	30

4.3.2 代际支持对家庭养老的影响分析.....	31
4.3.3 代际支持对机构养老的影响分析.....	32
4.4 稳健性检验.....	33
4.5 本章小结.....	34
第五章 结论与对策建议	35
5.1 结论.....	35
5.2 对策建议.....	35
5.2.1 家庭角度.....	35
5.2.2 政府角度.....	36
参考文献.....	41

摘要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人口老龄化是经济社会发展进步到一定阶段的结果，已经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客观趋势。目前我国进入老龄社会阶段，截止到 2022 年底我国 60 周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达 2.8 亿人，2025 年将突破 3 亿。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加快养老服务业的发展，继续满足老年人日益增长的养老服务需求，有利于维护老年人的权益，增进社会和谐，促进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随着我国人口结构老龄化程度日益加深，老龄人口基数大，增速快，高龄化趋势明显。人口老龄化问题对社会发展与及社会福利体系提出严峻挑战。在我国老龄化程度加深的背景下，如何解决好老龄人口众多这一突出问题，已引起政府、学界乃至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其中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养老需求与不健全的养老保障体系及养老配套条件的矛盾上。所以，为适应老龄人口养老服务需求，继而改善晚年生活质量，探讨老龄人口养老模式选择的影响因素，就成了完善我国养老保障供给体系中最重要的问题。

基于以上背景，本文以农村老人为调查对象，以福利多元主义理论、代际支持理论和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为理论基础，依据 2018 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CLASS）调查数据，选择经济支持、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等代际支持 3 个变量，首先，描述性统计分析农村老人代际支持与养老模式选择状况，接着考察了代际支持对于农村老人养老模式选择的作用。通过对无序多分类 Logistics 的回归分析，我们发现，代际支持显著影响农村老人的养老选择：一是在经济支持方面，父母对子女经常有经济上的支持，选择机构养老更强烈。若子女给与父母的钱越多，老人越不选择机构养老。二是在生活照料方面，农村老人经常帮助子女做家务，老年人在选择养老方式上，自我养老、家庭养老和机构养老这三种养老模式都具有显著性，但是更偏向于家庭养老。子女如果经常帮父母做家务，那农村的老年人不会选择自我养老。三从精神慰藉的角度，如果长辈会时常和子女们相见，那么老人更倾向于家庭养老，但是与孩子联系的频率对于老年人养老选择没有显著影响。

结合农村老人养老现状以及数据分析结果，提出提高农村的养老金水平、完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积极推进农村互助养老以及丰富老年人的精神世界等建议。

关键词：养老模式；代际支持；无序多分类 Logistics 回归

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economy, the aging of population is the resul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to a certain stage and has become an irreversible objective trend. At present, China has entered the stage of aging society, and the number of elderly people over 60 years old has reached 280 million by the end of 2022, and will exceed 300 million by 2025. In order to actively cope with the aging of the population, accelera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lderly service industry, continue to meet the growing demand for elderly services, is conducive to safeguarding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the elderly, enhance social harmony, and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and healthy development of the economy and society. With the deepening of the aging of China's population structure, the base of the aging population is large, the growth rate is fast, and the trend of advanced aging is obvious. The issue of population aging poses a serious challenge to social development and social welfare system. In the context of deepening aging in China, how to solve the outstanding problem of a large aging population has attracted wide attention from the government, academia and even the society. One of the problems is mainly expressed in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people's growing demand for old-age care and the unsound old-age security system and supporting conditions for old-age care. Therefore, in order to meet the needs of the aging population for old-age services and subsequently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in later years, it becomes the most important issue in improving the old-age security supply system in China to explor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aging population's intention to choose old-age.

Based on the above background, this paper takes rural elderly as the survey object, takes welfare pluralism theory,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theory and Maslow's hierarchy of needs theory as the theoretical basis, selects three variables of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such as financial support, life care and spiritual comfort based on the 2018 China Elderly Social Tracking Survey data (CLASS) survey data, and firstly,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alyz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and old-age. We then examined the role of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on the old-age intention of the rural elderly. Through regression analysis of unordered multicategorical logistics, we found that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significantly influenced the old-age intention of rural elderly: first, in terms of financial support, parents often support their children financially and have a stronger intention to institutionalize their old-age. If children give more money to their parents, the less elderly people choose to institutionalize. Secondly, in terms of life care, rural elderly people often help their children with household chores. The elderly people are significant in choosing the three modes of old-age care, namely, self-pension, family pension and institutional pension, but they prefer family pension. If children often help their parents to do housework, then rural elderly people will not choose self-pension. Third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piritual comfort, if elders will see their children from time to time, then the elderly prefer family retirement, but the frequency

of contact with children has no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 choice of elderly retirement.

Combining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elderly in rural areas and the results of data analysis, we propose to raise the pension level in rural areas, improve the social pension service system, actively promote mutual help in rural areas, and enrich the spiritual world of the elderly.

Key words: Aging patterns;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Unordered multicategorical logistic regression

第一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

对于农村老人养老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中再次指出：落实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战略，大力开展养老服务，培育养老产业，优化对孤寡老人的服务，促进所有老年人基本养老服务目标的实现。对此我国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文件，在2022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国家再次强调了城乡养老服务供给的优化，支持社会力量开展日间照料、助餐助洁、康复护理及其他活动，扎实开展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试点工作，鼓励在农村开展互助式养老服务，创新开展老年教育，促进老龄事业，行业高质量发展。在此过程中，我们看到了政府对解决“老无所养”这一难题所作出的努力与探索，也感受到了社会各界对于养老服务需求的迫切感和幸福感。由此可以看出，养老问题在我国历年来都是备受关注与重视的民生问题之一，和每个人的未来都息息相关。破解农村养老难题，它不仅与广大农村老年人晚年生活息息相关，进而影响到我国的全面发展；同时，也是构建和谐社会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基于这一背景，健全农村老人的养老服务体系，满足了农村老人的养老需求，解决农村老人的养老难题，有助于改善中国农村人口老龄化的状况，加快构建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提升群众幸福感。

在与养老有关的问题中，选择何种养老方式是最重要的研究内容。养老方式概括起来有自我养老、家庭养老、机构养老及随机养老等类型。其中，家庭养老作为我国最基本的养老方式，对促进经济发展、保障社会稳定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家庭养老被老年人广泛地优先选择，是因为传统思想深刻地影响了其养老选择。在当前这个社会转型时期，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与城市迁居，孩子长大成人之后，往往会因为婚姻或者工作的问题而异地生活，孩子们没有时间照顾老人，距离远，代际之间的交往面临空间地域上的障碍。在此背景下，也就会有一些老人不愿意离开家，就会选择在家里养老。另外，尽管我国目前社会养老保障体系还需要不断完善，但是社会养老服务也获得了一定程度上的发展。可以发现，整体上我国机构养老、社区养老等社会养老服务获得一定的发展。而农村的单一养老模式，已不能适应老年人生活料理、健康维护与精神慰藉等需要。在养老模式不确定的情况下，深化了农村老年人养老模式的选择困境。（顾永红，2014）。综上可知，农村的老人在自我养老、家庭养老、社会养老和随机养老四种方式进行选择。

代与代之间的相互支持就是一种相互影响的一种方式。在代际关系中，存在着各种不同的相互影响的交互方式，而对老人的照顾和帮助，就属于这种代际关系中的一种重要的功能，具体体现为：各种资源从子代到亲代家庭的转变。（穆滢潭、原新，2016）。家庭代际支持表现为上代人和下一代人之间经济行为的互惠、生活照料的相互帮助和精

神情感的相互支持（穆光宗，2002）。中国和西方对老年人照料资源供给采用不同的均衡模式，中国为反馈模式而西方为接力模式（费孝通，1983）。目前社会上广泛存在着亲代为子代做出巨大奉献的现象；而子代则提供了愈来愈少的供养，照顾与安慰；甚至有一部分出现了不敬、不养现象或有养无敬、有养无爱现象（王树新，2004）。如今，中国的养老模式正在呈现逆反哺的格局，父辈对于子辈的扶持，超越了的自身能力，过度的代际支持。所以在我国人口老龄化不断加快的背景之下，对农村老人的养老问题，尤其是代际支持方面进行了剖析，并寻求解决对策，是有意义的。

综上所述，本文尝试回答如下问题：农村老人倾向于采取怎样的养老模式？代际支持对农村老人选择养老模式上是否有影响？基于这些问题，本文采用2018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CLASS）数据，从经济支持、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三个层次出发，通过描述性分析及无序多分类 logistic 模型回归分析来回答上述问题，寻找未来农村养老模式的发展方向，并探索出满足农村老人切身需求的养老模式，从而使农村养老问题得到长期有效解决。

1.2 研究意义

1.2.1 理论意义

根据已有农村老人养老问题的研究成果，针对代际支持下老人养老模式的选择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可以进一步充实到农村养老服务与代际支持有关方面的研究结果。同时在对样本微观调查数据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以期对相关理论的研究起到一定的参考作用。

1.2.2 现实意义

在老龄化社会来临之际，会引发很多社会经济、家庭问题，而且也无法回避这些问题，老年人本身生活没有保证，农村养老也会面临着极大的压力。所以，考察家庭代际关系在农村老人养老选择中的作用，对破解这一困境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本论文研究的现实意义有如下几个方面：首先，从家庭代际关系入手，分析了对农村老人养老模式选择产生的影响，能够清晰地了解家庭代际关系多大程度上作用于老年人，了解老人对于想要怎样养老的想法与倾向程度，有利于对农村老人养老给出更有针对性的意见，为我国的养老建设提供了改进性建议，从而更好地解决了农村老人养老问题，有利于协调家庭与社会之间关系；其次，从社会发展的视角来看，通过对影响农村老人养老模式选择因素进行探讨，健全相关政策体系，为农村地区发展做出贡献，这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等都具有现实意义。

1.3 国内外研究综述

1.3.1 关于农村养老模式的研究

从 2000 年开始，中国就已经步入了老龄化，其中 70%以上的人居住在农村，因此农村的老人养老问题也渐渐变成了一个热门话题，受到了许多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的高度重视，他们的研究重心也渐渐转向了如何选择养老方式（吴海盛、江巍，2008）。目前，国内最普遍的两种养老方式分别是：家庭养老与社会养老。在我国，尤其是在农村，以家庭为代表的养老方式最为普遍。但是，由于我国老年人的日益增多，年轻人又有自己的子女要赡养，这对老年人想要依赖家人的实际状况造成了很大的冲击。所以我国已经清楚地指出要构建一个以居家为基础，以社区为依托，以机构为补充的多层次的社会养老体系（原新等，2020），因此，以完善的家庭养老为基础，以其它的养老方式为补充，是一种合理的选择，这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适应（于红梅，2012）。

从家庭特性上来观察，在家庭收入越高、地位越高、子女数量越少的情况下，他们会更多地偏向于机构养老（吴海涛、宋嘉豪，2017），这是由于居民的经济条件比较好可以支持他们去选择自助型的养老。因此，在他们的晚年，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选择来进行自己的老年生活，这样就可以防止出现家庭内部的冲突（艾小青等 2017），在性格上，那些开朗的农村老人，他们更多的会选择自我养老。而在平日里，那些与人们之间缺少交流的老人，他们的心态会变得更加彷徨，他们的养老方式也会以随机养老为主（温凤荣、毕红霞，2016）。在子女数量方面，对独生子女家庭和非独生子女家庭的老人的居住意愿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与非独生子女家庭的老年人相比，独生子女家庭的老年人更喜欢独居（陶涛等，2019）。另外，通过对 2014 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农村的老人更倾向于通过家庭成员来支持其养老（孙鹃娟、沈定，2017）。伴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家庭成员数量的减少，一方面，子女对父母的养老支持意愿和能力逐步降低，另一方面，现在老人们也越来越能了解自己的子女的困境与困难，而且他们对自我养老的认识不断提高，老年人的个人收入成为了他们养老的主要支撑，也就导致了老年人的个人经济负担越来越重（黄倩等，2020）。

在生活来源是来自自己和老伴的情况下，大多数的老人会选择自己生活，如果生活来源是来自于儿女的情况下，则会通过存款的形式来给自己的生活提供保障（顾永红，2014）。同时，“新农保”也改变了农民的养老模式，增加了老人的家庭收入，也增加了参加保险的老人独自居住的几率（程令国等，2013）。依据“第四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的数据表明，目前中国的老年人普遍存在着心理上的孤独，缺少情感上的帮助，其实他们很希望能够融入到社会中去，从而减轻自己的孤独（郑娟等，2018），因此，社会上越来越多的老人愿意去社会的养老院来缓解孤独（谢俊杰、游京颖、2017）。

在乡村地区还产生了一种新的互助养老方式，这种方式是在国家无法完全实现社会化养老的情况下，通过对乡村地区的老人的各种优势进行发掘的，从而构建的一种准社会养老方式。这种方式以乡村或社区为基础，具备了集中居住和自我管理等特征，从而推动了老年人群的自理与相互帮助，这种方式处于家庭养老与社会养老之间。老年人可以找到自己村子里的低龄老人，用免费的或者付费的方法让他们提供生活上的帮助，这种方法不仅可以帮助低龄老人缓解自己的生活问题，还为低龄老人带来了一种新的收入和一种新的社会价值，进一步强化了他们与社会的关系（贺雪峰，2020）。在目前阶段，随着“乡村振兴”的大好形势，我国农村互助养老的发展机遇与条件将更加优越。发展乡村互助型养老院是乡村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合理的决定，农村社会老年群体的养老方式应该是“自助”、“互助”、“他助”相结合的一种方式（向运华、李雯铮，2020）。

美国老年人的照护方式有两种：一种是亲戚朋友为老年人进行的临时性照护，另一种是专业疗养院、生活辅助设施及居家医疗保健服务（Engelhardt, 2010）。关于生活方式，调查发现，在西式社会，有一半的老人会自己独立生活，也有一半的老人会和他们的另一半共同生活（Palloni, 2001）。在研究韩国老人居住方式在健康相关生活质量和心理健康方面的差异时，将韩国老人的居住安排分为自己生活、只与配偶一起生活、与没有配偶的家庭一起生活和与有配偶的家庭一起生活等四种居住方式，而韩国老人选择只与配偶一起生活所占比例最多（Kwak Y 等，2017）。

1.3.2 关于代际支持的研究

中国是传统的“抚养—赡养”反馈型的家庭关系，是父代抚养子代，子代赡养父代，子代抚养孙代，孙代又赡养子代，后代对上一辈进行回馈（费孝通，1983）。当前，在我国的乡村，在家庭养老的代际支持中，依然是以传统的儿女提供的服务为主要内容。但是，在家庭中，家人之间的关系越是密切，其子代与亲代之间的关系就越是显著，而其所具有的游离性也就越是小（汪斌、周骥腾，2020）。在这样的一种“代际交往”中，家长对孩子给予一定的物质上的帮助，而孩子则是家长的一种心理上的安慰（杨菊华，2018）。代际支持不仅仅指的是，子女可以为老年人提供养老的支持，同时，老年人也可以为自己的儿女们提供帮助，它可以有上方的支撑，也可以有下方的支持，它着重的是双向的支持，彼此之间可以相互帮助（黄庆波等，2018）。在美国，中年人会对老年的双亲进行断断续续的资助，而对于已长大成人的孩子，他们会给予更多的资助，这是一种向下的世代资助，在供养双亲方面，男性会给予更多的金钱资助，而女性会给予更多的照顾与感情资助（Nurhayati, 2015）。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代与代之间的关系既存在着“自下而上”的关系，又存在着“自上而下”的关系（李树苗，2016）。已有的研究认为，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层面：经济支持、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李瑞芬、童春林，2006）。

（1）在经济支持方面

一些学者认为，农村老年人的孩子出去工作对改善他们的生存质量是有益的，在家庭层次上，父代对孙代的经济支持，父代对子代的经济支持都会对他们的代内支持产生积极的作用，即：代与代的经济交往愈密切，父代得到的经济支持愈多；代与代的经济交往愈少，父代得到的经济支持愈少（韦宏耀、钟涨宝，2016）。而且家庭本身的经济情况对父母也有一定的影响，比如，富有的人家可以为家里的老年人带来较好的居住环境，因此可以减轻孩子们在外面打工给他们带来的消极的影响（敖翔，2018）。此外，由于劳动力在外地打工的高收入，可以帮助提升老年家长在社会保障和生活品质上的经济负担，因此，在外地的子女给予老年人金钱的比重和数额都要比留守的孩子要大，有53%的老年人由于儿女外出打工，其经济状况得到改善（左冬梅，李树苗，2011）。然而，也有一些学者觉得，老人的儿女并不会通过出去打工来提升老人的生活水平。例如，外出务工人员，他们的观念可能会受到影响，从而产生一些变化，对老人的经济支持方式也会出现变化。但无论是以何种方法，他们对老人的经济援助都可以对老人的生活水平进行改善，同时还可以减轻他们看病就诊的经济压力（周福林，2006），此外，当他们的收入较低，无法满足自身生活需求的时候，他们对父母的经济支持也会有所降低。当多个子女互相之间都不想承担赡养义务，也有可能导致老人的生活和财务出现困难（谢伟，2014）。在生活上，那些不和孩子一起生活的老人，会从孩子那里得到更多的金钱和物质上的帮助（王硕，2016）。

外国的研究表明，尽管大规模的年轻移民会使共有的居住方式以及其它的代间交流方式产生明显的变化，使得独自生活的老人数量不断增加，但是老人们的的主要的经济来源仍然是他们的孩子，他们的退休金只占很小的一部分（Tohme，2011）。一些孩子到城市打工可以增加他们的家庭收入，孩子可以将赚到的收入转到家里，以改善父母在家里的生活，这样就可以使父母的生活水平得到提高（Baldassar L，2007），在泰国，大部分的农村，孩子们在城市打工可以使他们的父母得到物质水平的提升（Knodel J、Saengtienchai C，2010）。

（2）在生活照料方面

老人的身体功能会随着年纪的增长而衰退，他们对护理的需求也会增加。子女的经济地位会直接影响到两代人之间的关系，当老人患病的时候，子女会承担起照顾和扶持的责任，这在中国的养儿防老思想中还是有一定的道理和现实意义的（聂建亮，2018）。由于有些儿女在外面打工，所以在农村老人的日常生活和在生病期间，都没有得到很好的照顾，导致了一些老人的晚年生活十分艰难和凄凉（张邦辉、李为，2018），这样看来，他们的生活也只能靠自己来照看，这对身体状况比较好的老人来说，还比较简单。但是，如果是病人，或者是上了年纪的人，就很难做到了（王彦方、王旭涛，2014）。

尽管儿女的外出能够给他们的经济收入的提高提供帮助，但是父母能够得到的生活上的照顾却非常的少（冯华超，2017），这也导致了父母在养老方面存在着人手不足的问题，特别是在生病期间，照顾父母的人极其缺少（魏瑾瑞，2021），而且他们存在负面情感是不可避免（全广顺、李磊，2021），从整体上看，儿女的外出对他们年迈的父母的生活照料产生了不利的作用。

由于如今的交通便捷，造成了农村的劳动力的大规模的流动，这就造成了他们的父母与他们的孩子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疏远（Zimmer, 2007），这不但会减少对父母在生活上照料，还会影响父母的养老生活品质（Hugo, 2002），另一方面是由于发展中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健全，这使得有的老人的子女外出也不能很好地得到社区和政府的照顾（Vullnetari J、King R, 2008）。

（3）在精神慰藉方面

居住距离的远近对家庭养老的代际支持有很大的影响，如果离得太远，会造成老人的养老需要得不到满足，特别是他们的情感需求和照料需要。（黄健元等，2020）。基于中国家庭跟踪调研（CFPS）2016年度的数据，在我国大多数年轻人都会选择出去打工，而老年人则会留下，年轻人工作繁忙，常常不在家，与老年人之间的交流减少，老年人长期独处，生活意义模糊，与外界的接触减少（陈际华、陆欣，2020），从而使其呈现出心理上的孤独感（杨竹晴，2020），进而会对其双亲的身体状况造成不利的后果（舒玢玢、同钰莹，2018）。然而，也有些学者对此提出了异议。从性别角度来看，女儿拜访频率的提高可以明显地提高父母的自评身体和情感健康水平，还能有效地减少住院病人的住院成本（毛瑛、朱斌，2017）。子女增加经济供给能力，可以让老人在村子里的地位得到相应的提高（杜鹏等，2007），其实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补偿他们的儿女们在外面所造成的孤独感，这对于老年人的身体和心理都有很大的帮助（王小龙、兰永生，2011）。

在居家养老模式中，亲子之间的日常沟通对老年人的身心都有很大的帮助（Quinn, 2008）。根据泰国三大都市居民的调查，我们发现，与有孩子的乡村老人相比，无孩子的乡村老人更容易发生抑郁症（Abas M, 2013）。由于长时间的分居，在外打工的孩子很少有机会和自己的父母在一起，这对老人的心理获得感也有很大的影响（Silverstein, 2006）。老人有可能因为子女的担忧和焦虑而导致的心理问题（Antman, 2010）。

1.3.3 关于代际支持对农村养老模式选择的影响研究

我国有学者从子女性别、生活照料等几个角度展开了研究，在子女性别上，不同的性别在对父母的提供经济上没有太大的差别，但是在生活照料上却有着明显的差别，而且，女儿的贡献更大（聂建亮，2018）。而子女数量和子女的经济水平对家庭的养老照顾支持也有很大的作用，子女数量越少，子女提供的经济水平越低（陆杰华、张莉，2018）。

在生活照顾方面，根据 2014 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的数据证实，有孩子照顾的老年人在将来更倾向于和孩子共同居住（陶涛等，2018）。此外，见面次数与儿女是否尽孝对家庭生活方式的选择也有显著的作用（郑娟等，2018）。回去见父母的次数愈多的子女，其照顾父母的代际支持程度愈高，而且对家庭照顾的需要愈低（姚兆余等，2018）。与子女一起生活的老人，更偏向于社会养老。平时与子女倾诉很少或没有事倾诉、平时看孙辈很少或没有孙辈的，更偏向于自身的养老。帮助子女做农活很少或子女没有农活的、子女日常照顾多的老人，更喜欢以家庭为单位进行养老（宋凤轩等，2021）。所以，子女应该一方面注重与中老年父母之间的感情沟通，以增进两代之间的代际和睦；另一方面，子女在给父母提供家务、生活照顾时，要注重对老人的自我效能感的维护，要对他们的“无声需要”给予足够的关注，使他们能够体面地度过晚年。（谢勇才、周伊莎,2022）。

据外国学者的调查显示，他们发现，在老人看来成年的女儿是一个潜在的照顾者，如果他们的子女有了一个需要照顾的小孩，那么他们和子女在一起住的几率就会增加。（Kim Y S, 2004）。本文运用人口和健康调查的数据，对 43 个发展中国家老年人的养老方式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亚洲及非洲各国都非常重视在由儿子承担养老的责任，但拉丁美洲各国的老年人并未表现出明显的子女性别效应（Bongaarts J 等，2001）。

1.3.4 研究述评

关于我国的农村老人养老的研究，虽然可以从国内的研究中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但是也不能忽视两者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别。对已有的相关理论进行了系统的整理，结果表明，国内外学者对我国农村老人养老问题的关注多集中在老人自身特征上，而对农村老人养老问题的关注相对不足。这一方面是由于西方国家已经有了比较完备的社会保障制度，能够很好地保障老人的生活；二是因为文化的差异，传统的家庭养老观念对人们的影响薄弱，和对孩子的依赖性较低。但是，从古代开始，由于受到了农业文化和经济的影响，我们的生活中始终都是以家庭为基本生活单元，因此，在我们国家，家庭养老是一种最重要的养老模式。因为各国之间的经济、文化、社会福利等方面的差异，以及对我国的特殊情况而言，在借鉴国外的养老保障体制和模式时，其适用范围就会大幅度下降。目前，关于家庭代际关系对老人的满意度之间的影响已有不少文献，但多数仅侧重于子女对父母的照护，而忽视了父母对子女的照护满意度的作用。在调查的资料方面，大部分有关农村老年人的养老问题的研究，都是选择了某个区域的资料，或者是对某个城市或某个省份的一个小型群体的横切面进行分析，在没有大样本支持的情况下进行的，很少使用国家数据，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因此，本文以农村老人为研究对象，基于全国性调查数据，运用无序多分类 logistics 回归方法，分析农村老人养老方式的多元选择问题，从代际支持角度对农村老人的养老方式选择进行系统研究。

1.4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1.4.1 研究内容

本论文主要分为五部分：

第一部分为绪论，阐述本文的研究背景和意义、文献综述、研究方法、研究内容和不足之处；

第二部分为基本概念界定及相关理论基础，这部分内容是对代际支持、养老模式的基本概念等的定义，阐述了福利多元主义理论、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代际支持理论及其他相关的理论基础，提出了假设；

第三部分是我国农村老年人养老模式与影响因素的描述性统计分析。首先对本文研究数据的来源进行了说明，其次根据调查数据结果，对我国农村老人养老模式选择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运用描述性统计分析，从经济支持，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 3 个层面分析了当前我国农村老人家庭代际关系的状况；

第四部分是我国农村老人养老模式选择的实证分析。在这一部分中，首先阐述变量选择与模型设定，接着建立解释变量（代际支持）与被解释变量（养老模式选择）的无序多分类 Logistics 回归模型，对我国农村老年人养老模式选择进行实证研究，最后总结分析结果；

第五部分为结论与对策建议。基于实证结果对解决中国农村老人养老困境和提升中国农村老人养老水平给出了相关有针对性的建议。

1.4.2 研究方法

（1）文献分析法

本研究通过对已有的研究内容有关的文献，具有系统性、有针对性地进行分析，以获得有益信息，主要任务是寻找，搜集，鉴定和整理文献。在此基础上以我国当前社会背景下农村老年人口生活现状以及家庭代际支持为切入点，探讨了家庭代际支持与农村老人养老之间关系。旨在为本文研究厘清方向，充分熟悉家庭代际支持在农村老人养老中的有关理论研究，对影响因素进行了比较，为本论文的研究打下了理论基础。

（2）定量分析法

本文运用 STATA 统计软件对 CLASS 数据库数据整理和筛选，分析代际支持对农村老人选择养老模式的影响因素，要运用描述性统计分析、无序多分类 logistics 回归分析方法，Stata16.0 数据统计软件对各种因素影响效果进行分析并得出结论。

（3）实证分析法

通过实证，分析了农村老人选择养老模式的影响因素，主要是从经济支持，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方面，对养老选择具有显著影响的相关因素进行分析。

1.5 技术路线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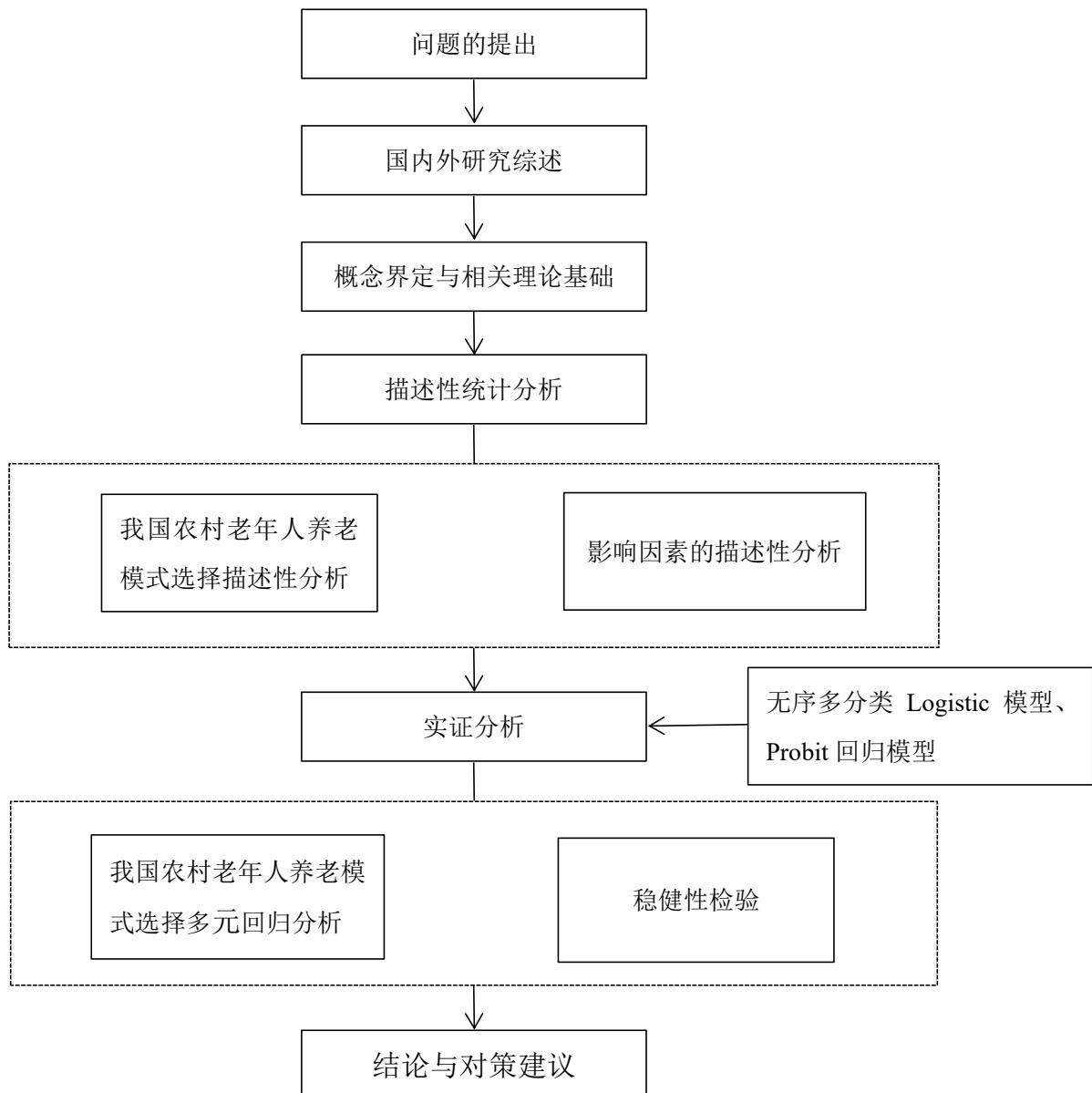


图 1-1 技术路线图

Figure 1-1 Technology Roadmap

1.6 不足之处

本文虽然选择了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CLASS）最新的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但是仅仅采用了 2018 年一年的截面数据，无法研究代际支持对农村老年人养老模式选择的纵向发展，不能描绘出随着时间的推移，代际支持对农村老年人养老模式选择的发展情况。还有由于调研时间距离现在时间有点远，因此存在一定局限性。

第二章 概念界定与相关理论基础

本章主要介绍概念、理论基础和研究假设三个方面的内容。在理论基础部分，首先对代际支持和养老方式两个概念进行界定，接着梳理了与研究主题相关三个理论，其中福利多元主义理论主要体现在养老服务供给主体的多样性，代际支持在农村家庭中显得尤为重要，很大程度上决定老人的养老方式选择。而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表现在老人对于生活保障、照料和情感等不同层次的需求，在研究假设部分，基于前面的理论分析和现有的研究成果，从代际支持这个维度提出了影响农村老年人选择养老方式的研究假设。

2.1 概念界定

2.1.1 代际支持

代际支持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从理性的视角来看，是一种代与代之间的相互交流，相互提供物质材料的一种方式，通常呈现为一种双向的交互，如黄庆波等人所提出的，观点是，代际支持不仅仅是儿女给老年人的养老，老年人也要给儿女们的帮助，有上有下，也有下有上，注重的是双方的相互帮助。（李树苗，2017；黄庆波等，2018）。以“孝”为基础，从“孝”的角度来看，儿女有“扶”之责、扶”侧重“单方面的扶持”。根据孙鹃娟的调查，我国农村居民在养老中的收入来源主要是一种单边的、往上的收入来源。（孙鹃娟，2017）。总之，代际支持是一种双向的互惠关系，在家庭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子女的代际支持对于父母的生活质量、身体健康和精神状态至关重要，但同时也会带来一些挑战和问题。对于家庭成员而言，理解和平衡代际支持的需求是非常重要的。

在这篇文章中，对代际支持的界定是：父母与子女在经济支持、生活照顾和心理抚慰上的相互帮助。文章将代际支持的内涵划分为三个层面：经济上的、生活上的、心理上的。其中，子女在提供代际支持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们所提供的代际支持包括经济支持、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经济支持方面，子女可能会提供父母生活所需的物质支持，例如定期给予他们一定的生活费用或者为他们支付医疗保健费用等。生活照料方面，子女可能会为父母提供一些日常生活照顾，例如购物、烹饪、清洁、洗衣服等。精神慰藉方面，子女可能会在父母需要时提供心理上的支持，例如陪伴他们、聆听他们倾诉等。还包括了老人对子女的一些帮助，如对子女的一些财务上的支援以及做一些家务活，也就是亲代支持。

2.1.2 养老模式

对于什么是的养老模式，学界尚未达成共识。养老方式指的是，老年人以自己的养老理念和外部客观条件为基础，对将来养老做出的一种选择，具体包含了养老责任主体、照料模式和养老场所等方面的因素。但在实践中，因关注的焦点与角度的差异，不同学者对养老方式各有其特定的运作模式。

在养老的过程中，选择养老住的地方是很关键的一环，它与老年人住在哪里、与谁一起住以及由谁来照顾等问题有关。究竟是独自一人住在自己家里，还是与儿女同住，或是前往机构，这些都会对他们的老人的老年生活品质产生直接的作用，并且与他们自身的各个方面的情况都有很大的关系，可以看出，老年人对于养老的住处的期待和计划，可以体现出他们对养老的选择。所以，本研究以养老场所对其进行界定，也就是让老年人在其所处的生活环境下，对其所处的生活环境作出的一种决定。以 2018 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为基础，提出了“今后您打算主要在哪里养老？”将养老方式操作为对“打算在哪里养老？”关于这个问题的观点和判断，答案有：“自己家”，“子女家”，“社区的日托站或托老所”，“养老院”，“还没想好”。为了便于分析，文章将养老模式分为自我养老模式、家庭养老模式、机构养老模式和随意养老模式。

自我养老，是一种生活在自己家里的老年人，而老年人是自己承担起了养老的主要职责，可以通过自己或伴侣来为其提供与之相对应的养老资源，具有比较强烈的独立自主的养老意识。

家庭养老，就是老年人和孩子一起生活，其所需的生活服务更多地依靠孩子，更多地与传统的的养老模式相近。

机构养老，就是让老年人依靠专业的养老机构进行养老，它的内容主要包含了社区的日托站或托老所、养老院等，能够获得的专业养老服务，老年群体对社区养老院的选择，是老年人对社区养老院的认同与接受的表现。

随机养老，就是人们在选择养老方式的时候，并不会将某些方式作为首要目标。更多的是，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意志以及自己的精神需求，进行综合考量、对比、分析，从而可以自由地选择自己想要的老年生活。

2.2 相关理论基础

2.2.1 福利多元主义理论

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在整个社会中，西方社会都出现了“福利危机”，而这一社会现象又是导致社会福利多样化的主要原因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贝弗里奇的研究成果基础上，欧美各国相继制定了一系列的福利体系，为他们的公民从出生到死亡，都在为他们的公民的生活做着全方位的准备，但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在金融危机以及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下，这些福利体系都在不断的发生着变化。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的福利多元化才得以产生，并逐步成为社会的主导。

在学界，英国学者尔芬德在 1978 年的《沃尔芬德的未来报告》中第一次提出了福利多元化，并提出了一个将志愿者团体纳入到社会福利供给主体中的观点，并引发了一场关于福利来源问题的大争论。后来，英国的罗尔斯，也就是这个理论的创始人，提出了一个明确的界定，认为不应该政府是唯一一个社会福利的供给，而应当由政府、市场

和家庭共同承担（Burch 等, 1987），即所谓的“福利三分法”。基于这一点，德国的伊瓦斯等人提出了“不能忽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保障供给”这一观点，并将其与社会结构进行了有机的整合，从而逐渐意识到了其重要性（吉尔伯特, 2003）。这样，社会保障就从原来的政府为主转变为政府、市场、家庭和社会团体四方参与的社会保障。从福利二元论到福利三分法，再到福利四分法，再到福利五分法进行了分类。综上所述，以“福利多元化”为代表的社会保障体系，倡导社会保障体系中的“分散化”与“多元化”，这对实现社会保障体系的多元化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受福利多元化主义思想的启发，养老服务体系中存在着政府、社会组织、市场以及家庭、个体等多种供给主体。因此，本文对农村老人的养老模式进行了研究，可以从养老服务的多元提供主体这一视角出发，对其进行分析。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将养老的内容分为了四种：自我养老、家庭养老、机构养老和随机养老。自我养老的模式是要靠自己来完成的，家庭养老的模式是通过家人来进行提供的，而机构养老具体包含了在社区中的日托站点和养老所等养老机构，这些养老模式的主体是政府和社会机构，随机养老的模式是说，现在的老年人还没有确定要怎样去养老，它会在未来的日子里发生改变。这其中涉及到了政府、社会、家庭和个人等多个提供主体，政府现在已经不只是一个提供养老服务的主体了，而社会机构才是最主要的为老年人提供社会服务的对象，但是家庭的作用依然不可忽略。因此，社会保障体系中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协同配合是符合社会保障多样化原则的。在此基础上，本文也将从福利多元主义的视角切入，为完善多主体共同参与的养老模式提供参考建议。

2.2.2 代际支持理论

作为老年人开展社交生活的主要场所，在老年人的社会支持系统中，而其中最主要的一部分是来自于子女的支持。基于中国传统的“孝”观念，代际支持的“助”作为一种非正规的社会支撑。代际支持是一个日益重要的社会现象，这种现象指的是父辈与子辈之间在经济、生活、情感上的互惠，亦称为“家庭赡养”。代际支持是一种双向的资源流动，按流向可以划分为亲代与子代。本文的研究重点是双向的代际支持，即子女与父母之间相互提供的代际支持。

关于代际支持理论，在国外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交换型，另一种是利他型。“交换”是指对家人之间的关怀、互惠和利益的回馈等方面的研究。这意味着，为了报答他们的养育之恩，他们必须得到他们所需的经济上的支持，日常的照料，以及他们的精神上的关爱。利他性动机与其交换动机相比，前者更侧重于对双方的投入与贡献，后者更侧重于对双方利益的平衡。在利他理论的指导下，孩子们会竭尽所能地向他们的家长免费提供帮助，以保持他们的家庭传统。伴随着老人的生理功能的逐步衰退，他们的自我照顾能力也在逐步降低，他们缺乏经济上的保证，这就会使他们的儿女站在利他的角度上，

积极地为他们的父母提供经济和生活上的支持 (Becker, 1974)。总体来看,老人本身的经济能力与其儿女支援的水准呈负相关,且其本身的经济能力愈高,其儿女对其支援的经费愈低。此外,老人与孩子之间的相互扶持往往基于其真实的需要,与老人本身现有资源没有任何关系,这也为利他主义行为的研究带来了支撑依据 (McGarry, 1995)。对于离异、丧偶以及身体健康状态较差的老人,即便没有积极地向儿女提供任何帮助,这类特殊人群仍会更容易获得儿女更多的代际支持,也不会对儿女提供支持的力度产生影响 (Attias-Donfut, 2005)。在我国,对这一现象存在着反馈理论。费孝通最初提出“反馈论”,对代际支持有一个明确的说明,即父母与子女之间的联系,是一个家族最根本的纽带,也是一个家族的中心,不但维持家族的稳固与功能,更是维持一个社会安定的基础单元。子关系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即上对下的抚养和下对上赡养;中国把这两者都包含在内,也就是所谓的中国世代间的“反馈模式”,正如俗话所言,“养儿防老”,它明确指出了抚养孩子的首要角色。

代际支持理论是本文的重要的理论基础,子女对父母的支持程度,是影响老年人选择到子女家中养老的一个主要因素。在农村,家庭的结构越来越趋向于小型化和中心化,因此对家人之间的关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一点突出地体现在,家长们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在自己的老年时陪伴自己,这样才能得到子女的关心,有了子女的关心照顾才能享受到他们的天伦之乐。然而,在实际生活中,孩子们长大了,就会离开家到另一个城市读书、工作、结婚、生孩子,和他们在一起的时间一天比一天少。这样一种现实的冲突,使得人们的代际支持程度越来越少。

2.2.3 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

需求层次理论是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在 1943 年发表的《人类激励理论》一书中首次提出的一种“需求层级”,它隶属于一种“科学的行动”。他根据从低到高的原理,将人的需求分为五种,分别是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这一思想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需要,并且需要从一个较小的需要到另一个较大的需要;第二,当在存在大量的需求没有被解决的时候,人们往往首先去解决最基础和最紧迫的需要,而在较低的需求被解决之后,它所发挥的刺激效应就会减弱,这时,更高的需要就会发挥出其较高的刺激效应。人们的需求是普遍存在的,而老人也有很多的需求,他们的要求也是有等级之分的,而老人的需求不仅有最基础的生活条件,还有更高的生活条件,比如心理上的满足,所以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能够为乡村老人的各类生活条件和生活条件的改善,以及他们在生活中的种种要求,提供理论依据。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老年人的需求日益受到关注。老年人的需求分类有五种,分别是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这些需求不仅关系到老

年人自身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也涉及到整个社会的文化氛围和发展。首先，老年人最基本的需求是生理需求。这包括衣食住行等方面，是老年人生存的基础条件。只有满足了这些需求，老年人才能够保持健康和生命力。其次，安全需求是老年人更低层次的需求。老年人需要身体健康和免疫疾病，以及医疗保障、退休保障和子女支持来提高安全感。这些安全需求不仅关系到老年人自身的生存安全，也关系到整个社会的发展和稳定。第三，老年人的社交需求是更高层次的需求。老年人需要被人关心和疼爱，需要建立社交圈子和得到别人的重视。这些社交需求可以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减少老年人的孤独感和抑郁感。第四，老年人的尊重需求是更高层次的需求。老年人希望在社会中得到认可和尊敬，营造一个“尊老敬老”的社会氛围。这种尊重需求不仅关系到老年人自身的尊严和价值，也关系到整个社会的文化氛围和发展。最后，自我实现是老年人的最高需求。老年人希望对社会做出贡献，追求生活品质和人生价值，在公益活动和社区管理中寻求自我价值。这种自我实现需求不仅关系到老年人自身的人生价值和意义，也关系到整个社会的文化氛围和发展。综上所述，老年人的需求分类包括了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这些需求不仅关系到老年人自身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也关系到整个社会的文化氛围和发展。我们应该更加关注老年人的需求，为老年人提供更加完善的社会保障和服务体系，营造一个更加温馨、和谐的社会氛围。

人们所处的是怎样的需要层次，这跟他们所处的社会发展状况、生存发展阶段以及个人的生活状态都有很大的联系。这就给我们带来了启示，当我们对农村老人的养老需要进行研究的时候，就必须从各个层面来对他们的需要进行综合的考量，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全面、更深入地理解是什么因素对老年人的养老方式的选择产生了影响。此外，在对老人的养老服务的供给上，我们除了要考虑到老人的自身的需求外，还要更加重视老人更高层面的情绪与精神上的需求，并要注意老人的自我满足感的缺失。对农村老人来说，他们最为急需的是感情和归宿方面的需要。因为孩子的外出求学、求职，与他们的家人相聚的时间很短，老人的寂寞程度也在不断增加，所以他们非常希望得到孩子的帮助和关怀。同时，伴随着时代的进步，农村老人对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这就要求全社会加大对尊老爱老的教育力度，加大对老人的参与力度，让老人的生活变得更加多姿多彩，更加符合老人的要求。

2.3 研究假设

本文基于代际支持理论的视角，以福利多元主义理论和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为切入点，探讨代际支持在农村老年群体中的内容、流动对其所产生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代际支持在老年人的生活方式中起着重要作用。通过对相关的学术争议和经验资料的梳理，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1: 经济支持显著影响农村老人养老模式的选择。

从福利多元化的角度出发，我们可以把父母养育子女和子女养育父母看作是一种代际交换。中国社会中，家长与孩子之间的代际联系在家庭非正规的社会支持中居于中心地位，为家庭成员间的亲情联系与资源提供提供了依据。子辈是父母能够得到供养的基础，而子女能够在经济上、情感上、照顾上给予他们支持，使他们能够安心地度过他们的晚年生活。在养老问题上，要在子女间明晰养老问题上的责任分工，并要找出主要的经济支持对象。在此基础上，本研究重点探讨了经济支持对农村老人养老方式选择的作用，并根据养老模式选择的不同扩展出3个分假设。

假设1-1：农村老人与子女之间有经济上的支持，老人更愿意选择自我养老。

假设1-2：农村老人与子女之间有经济上的支持，老人更愿意选择家庭养老。

假设1-3：农村老人与子女之间有经济上的支持，老人更愿意选择机构养老。

假设2：生活照料因素会影响农村老人养老模式选择。

从代间支撑的角度来看，在受到供养的同时，老人还能提供诸如操持家务、照顾孙辈等基本的支撑，这将有利于调节两个群体之间的代际关系，进而增进社会的和谐。老年人的角色反转，过去，他们是一个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随着生活节奏越来越快，生活压力越来越大，父母希望能够给他们的孩子更多的帮助，从而提高他们的生活价值感和幸福感。为此，我们从“生活照料”这一视角出发，进而推演出一个并分出3个分假设。

假设2-1：农村老人与子女之间有生活照料上的支持，老人更愿意选择自我养老。

假设2-2：农村老人与子女之间有生活照料上的支持，老人更愿意选择家庭养老。

假设2-3：农村老人与子女之间有生活照料上的支持，老人更愿意选择机构养老。

假设3：代际支持中的精神慰藉会影响农村老人选择养老模式。

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人们对各种价值观的需求是有差别的，从最低到最高可以分为五种类型：身体上的需求，安全上的需求，归属感上的需求，尊重上的需求，自我满足上的需求。随着社会生活水平的提高，现在的老人对生活质量的要求已经从较低层次的身体的需要向较高层次的需要发展。代际间的支撑和父母的需求有很大的关系，老人在退休或者由于其它的因素而不参加工作之后，他们的闲暇时光突然变得很多，很容易产生孤独、抑郁等负面情绪。老年群体中，儿女为其最大的心理支柱，其心理需要逐渐增强，对其心理支援的需要也逐渐增强。文章指出，在更多的情况下，如果孩子们能够提供更多的陪伴和感情上的安慰，那么孩子们的感情和精神上的帮助，会比孩子们在金钱和生活照顾上得到更多的帮助，提高他们的身心健康。因此，分别提出3个分假设。

假设3-1：农村老人与子女之间有精神慰藉上的支持，老人更愿意选择自我养老。

假设3-2：农村老人与子女之间有精神慰藉上的支持，老人更愿意选择家庭养老。

假设 3-3：农村老人与子女之间有精神慰藉上的支持，老人更愿意选择机构养老。

第三章 我国农村老人养老模式选择及样本描述性分析

3.1 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的数据是由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提供的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China Longitudinal Aging Social Survey,CLASS）。这一数据是为了搜集中国老年人个体的微观资料，其中包括社会和经济数据。通过调查问卷，找出了老年人养老生活所面临的现实问题和挑战，且数据多用于人口老龄化及养老研究。本文使用2018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CLASS），对于全国除了港澳台和海南外、新疆和西藏之外的28个省（市、自治区），其中涵盖了462个村（居委会），获得11419个样本容量。根据研究内容，对于存在数据缺失，数据异常，数据不规范的无效样本，在剔除之后，有效样本量共计2628个。通过对数据进行分析发现，我国目前仍存在着大量未被满足的养老需求，这也是今后需要重点关注和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3.2 我国农村老人养老模式选择描述性分析

样本特征的描述性统计，对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进行了分析和总结，得出了我国农村老人的养老模式选择情况，其养老方式的变化趋势见下表3-1。在全部被访老人中，以自己照顾为主的频数为1849次，占比70.36%；有608名老年人选择家庭养老，占比23.14%；选择机构养老方式的频数为39人，占1.48%，选择随机养老的频数为132人，占5.02%。

表3-1 农村老年人养老模式选择情况

Table 3-1 selection of pension models for the elderly in rural areas

养老模式	频数（人）	比例（%）	累计比例（%）
自我养老	1849	70.36	70.36
家庭养老	608	23.14	93.49
机构养老	39	1.48	94.98
随机养老	132	5.02	100.00

数据来源：2018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CLASS）

选择于自我养老，家庭养老、机构养老与随机养老4种养老方式比较见表3-1，以自我养老为主，占据绝大多数，家庭养老次之，机构养老选择的最少，然而，选择机构养老和选择随机养老在总人数上差异较小。由此可找出农村老年人养老方式的选择特点：一是，如今农村老人自主养老意识不断加强，农村老人逐步改变了“依赖养老”向“独立养老”过渡，从“依靠子女”转变“依靠自己”；二是传统家庭养老观念有所淡化，表明多数农村父母已渐渐从传统观念中解放出来，养老的自我负责心态；三是社会的养老意识比

较淡薄，多数老人对机构养老总体认同度较低，社会养老服务还需要进一步改善。

3.3 样本的描述性分析

(1) 个体特征的描述性分析

对于个体特征的描述性统计，从图 3-1 可以看出，就性别而言，在样本中，男性的数量是 1461 人，所占的比例为 55.59%，而女性的数量是 1167 人，比重是 44.41%，男性的人数是稍高于女性人数的，这可能是因为老一辈人受重男轻女的观念影响所导致的。就年龄而言，如图 3-2 所示，60 至 69 周岁的老人最多，共 1291 名；其次是年龄在 70~79 之间的 948 个；年龄在 80 岁或更高的老人中最少，只有 388 个。这也就说明了研究样本里的低龄老人比较多，接近样本数量的一半。



图 3-1 性别分布

Figure 3-1 Gender distribu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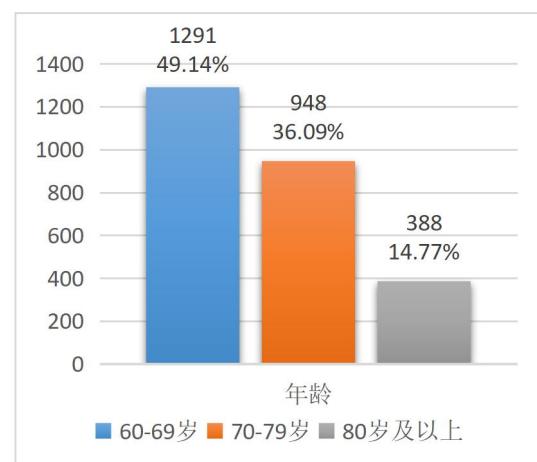


图 3-2 年龄分布

Figure 3-2 Age distribution

就结婚情况而言，在调查对象中，共有 1814 名老人在有伴侣，占比 69.03%；有 814 位老人没有伴侣，约为 30.97%，结果如下图 3-3 所示。在我们国家的家庭中，有伴侣的老人能够和伴侣互相帮助，满足他们的日常照顾等需要。从图 3-4 可以看出，在子女数量方面，有 1-2 个子女的老人和有 3-4 个子女的老人的数量差不多，有 5 个及以上子女的老人数量还是偏少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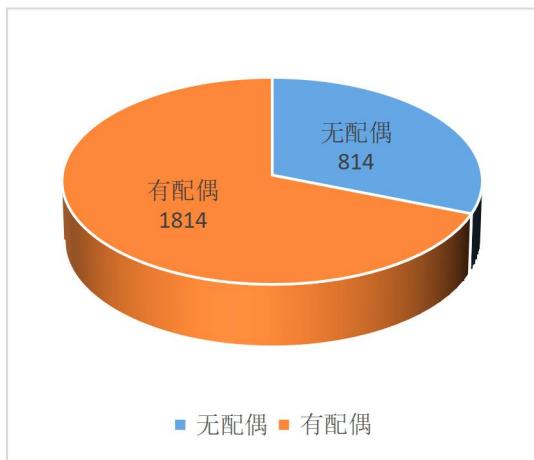


图 3-3 婚姻状况分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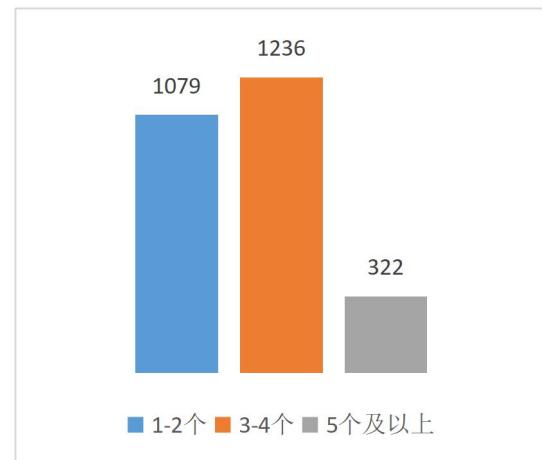


图 3-4 子女数量分布

Figure 3-3 Distribution of marital status

Figure 3-4 Distribution of the number of children

下图 3-5 个人收入方面，3000 以下收入的老年人偏多，为 1792 人，占比为 68.19%，还有收入为 3000-5999 元和收入为 6000 元及以上的老年分别为 486 人和 350 人，占比分别为 18.49% 和 13.32%。农村老人的收入低可能是由于他们的养老金普遍偏低，种地的收入不稳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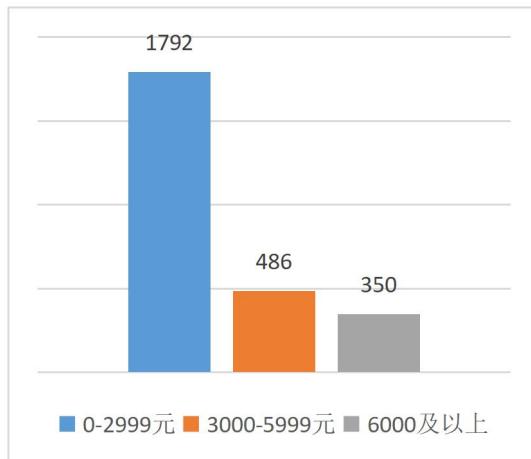


图 3-5 个人收入分布

Figure 3-5 Individual income distribution

在受教育程度方面，如图 3-6 所示，小学文化水平的人数是最多的，为 1191 人（45.32%）；其次是不识字的人数为 970 人，有 36.91% 的人没有接受过任何的教育；高中及以上人数是最少的，只有 90 人（3.42%）。所以说样本中老年人的文化水平不是很高，这主要是由于这个年龄段的老年人大都是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或者六十年代之前出生的，所以中国的乡村老人整体的文化素质还很低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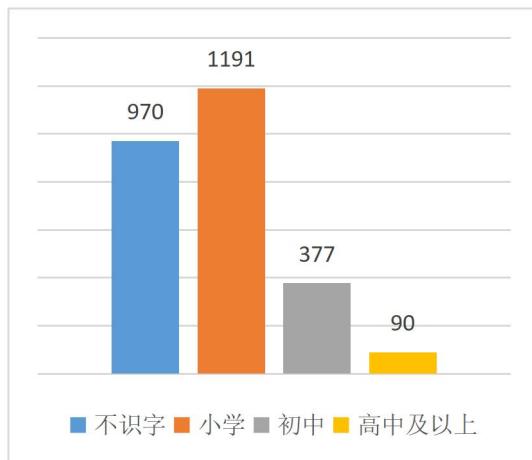


图 3-6 受教育程度分布

Figure 3-6 Distribution of education level

在自评健康中，以“健康”为最多，有 1146 名老人，占 43.61%；有 1049 名老人身体健康一般，占 39.92%，433 名老人身体健康较差，占 16.48%，结果如下图 3-7 所示。这说明在我国医学技术进步的同时，老人们的健康也有了很大的保障，同时他们的身体素质也有了很大的提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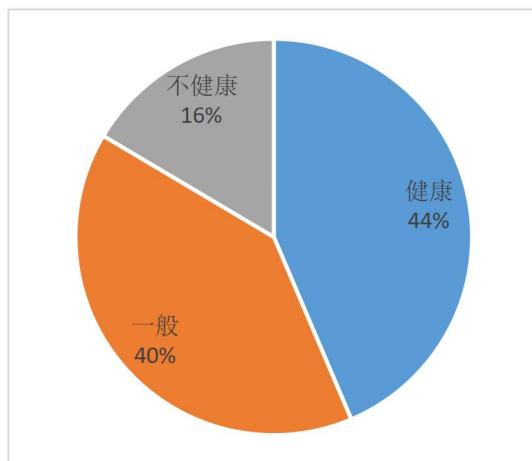


图 3-7 健康状况分布

Figure 3-7 Distribution of individual health status

(2) 代际支持的描述性分析

关于代际支持，本文分析的代际支持在经济支持和生活照料这两个方面是双向流动，而在精神慰藉方面是一个单向的流动。家长与孩子要相互支持，不只是自上而下的代际支持，还包括自下而上代际支持。在变量的选择上，可以分为经济支持、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三个方面，经济支持是由家长和孩子双方相互提供经济资助而表现出来的；并且生活照料中包含了父母与孩子双方家务支持频率；精神慰藉为父母与子女之间的见面频率和联系频率。

从图 3-8 中看出，在代际经济支持中，有 70.05% 的父母不经常对子女进行经济支持，

父母经常在经济方面帮助子女的人数是 787 人，比重为 29.95%。而经常获得子女经济支持的老人有 2395 人，所占的比例高达 91.13%，不经常得到子女经济支持的老人频数是 233 人，所占比重是 8.87%，这说明农村的子女对父母的经济支持力度很大，在这种情况下，农村老年人可能会更多的选择依靠家庭养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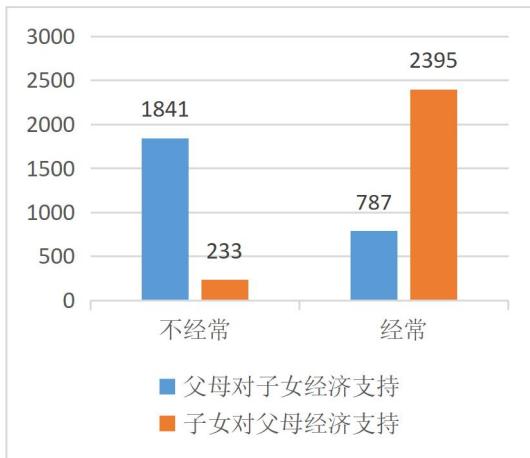


图 3-8 经济支持情况

Figure 3-8 Economic support

从图 3-9 可以看出，在生活照料支持中，大部分的父母不为子女提供生活照料上的支持，人数是 1763 人(67.09%);父母为子女提供生活照料支持的频数为 865 人(32.91%)。这可能是因为目前父母与子女并不住在一起，父母也不经常去子女家里。在子女提供不提供生活照料支持的人数是很相近的，分别是不经常 1224 (46.58%) 和经常 1404 (53.42%)。这反映出了大部分的农村老年人还是能得到子女在生活上的照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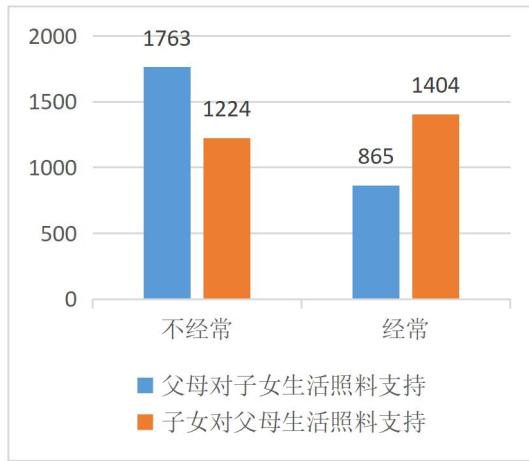


图 3-9 生活照料支持情况

Figure 3-9 Life care support situation

家长与孩子的联系和见面，是一种精神慰藉的重要途径，特别是对不是一块生活的老人，每天和孩子们接触，就能补偿对孩子们的想念。从表 3-2 中可以看出，父母经常与子女联系频率占比高达 91.51%，而与子女不太联系的比例仅为 8.49%。子女与父母

经常见面的频率也较高，比例高达 76.94%。从子女与父母联系的频率和见面的频率反映出，老年人获得精神慰藉频率不低。总体而言，老年人联系子女的次数多于见面的次数，间接表明，农村劳动力流动对亲子间空间距离有疏离作用。

表 3-2 情感慰藉支持描述性统计表

Table 3-2 descriptive statistical table for the status of emotional comfort support

变量	类别	频数（人）	百分比（%）
子女见面频率	不经常	606	23.06
	经常	2022	76.94
子女联系频率	不经常	223	8.49
	经常	2405	91.51

数据来源：2018 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CLASS）

3.4 本章小结

本章主要对因变量和自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首先，介绍本研究的数据来源。其次，根据农村老年人养老方式选择进行汇总，结果显示，自我养老所占的比重最大，第二是家庭养老，第三是随机养老，而机构养老的比重最小。最后，对各变量作了细致的描述性统计，为了更深入地理解样本的具体状况。

第四章 我国农村老人养老模式选择的实证分析

4.1 变量设置

（1）被解释变量

研究中,被解释的变量是老年人的养老方式;2018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CLASS)的数据显示,“今后您打算主要在哪里养老?“自己家”,“子女家”,“社区的日托站或托老所”,“养老院”,“还没想好”,“其他”,以及“无法回答”。依据选择的特点,将选择的家庭养老模式分为四类,将选择的自己家界定为自我养老,并对其赋值1;确定选择子女家赡养模式,并赋予价值2;将社区的日托站或托老所和养老院合并定义为机构养老方式,被赋予3,将还没想好定义为随机养老,被赋予4;将其它及不能答复的项目设为缺失值。本文将养老模式作为被解释的变量,分为自我养老模式、家庭养老模式、机构养老模式和随机养老模式,并以随机养老模式作为参考方案。

（2）解释变量

在这种背景下,家长与孩子之间存在着代际支持的相互关系,这种代际支持的相互关系也会对父母选择不同的养老方式产生一定的影响。而代际支持,不但包含了子女对父母的经济、生活和精神上的帮助,而且还包含了父母对子女的帮助。这些影响因素主要有三个:对经济的支持,以问题“过去12个月,这个子女有没有给过您(或与您同住的、仍健在的配偶)钱、食品或礼物,这些财物共值多少钱?”和“过去12个月,您(或与您同住的、仍健在的配偶)有没有给过这个子女钱、食品或礼物,这些财物共值多少钱?”作为子女与父母之间的金钱支持。在生活照料方面,根据问卷中的问题“过去12个月,这个子女是否帮您做一次家务?”以此为孩子照顾家长提供支持,以及将“过去12个月,父母是否帮子女做一次家务?”作为父母对子女的照料支持。在精神慰藉方面,将“过去12个月,您与这个子女多久见一次面?”和“过去12个月,您与这个子女多久联系一次(包括使用电话、微信等各种通讯手段)?”作为解释变量。

（3）控制变量

以其他可能对农村老人养老模式选择产生影响的因素为控制变量,主要涉及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健康状况,子女数量个人收入以及受教育程度等因素。其中,性别作为二分类变量,男性赋值为0,女性赋值为1;将老年人年龄三组,60-69岁赋值为1,70-79岁赋值为2,80岁及以上赋值为3;婚姻状况按照无配偶和有配偶分别赋值为0和1;健康状况按照健康、一般、不健康分别赋值为1、2和3;子女数量按照1-2个、3-4个和5个及以上分别赋值1到3;受教育程度按照不识字赋值为1,小学水平赋值为2,初中水平赋值为3,高中及以上水平赋值为4。变量具体定义及赋值如下表4-1所示:

表 4-1 变量及赋值说明

Table 4-1 description of variables and assignment

		主要变量名称	变量的定义与赋值
被解释变量		养老模式	自我养老=1; 家庭养老=2; 机构养老=3; 随机养老=4
	经济支持	父母对子女经济支持 子女对父母经济支持	否=0; 是=1 否=0; 是=1
解释变量	生活照料	父母是否帮子女做家务 子女是否帮父母做家务	不经常=0; 经常=1 不经常=0; 经常=1
	精神慰藉	与子女是否经常见面 与子女是否经常联系	不经常=0; 经常=1 不经常=0; 经常=1
		性别	男=0; 女=1
		年龄	60-69 岁=1; 70-79 岁=2; 80 及以上=3
		配偶	无配偶=0; 有配偶= 1
		子女数量	1-2 个=1; 3-4 个=2; 5 个及以上=3
控制变量		个人收入	0-2999 元=1; 3000-5999 元=2; 6000 元及以上=3
		受教育程度	不识字=1; 小学水平=2; 初中水平=3; 高中及以上水平=4
		健康状况	健康=1; 一般=2; 不健康=3

4.2 模型设定

本研究采取无序多分类 Logistic 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在这篇文章中，因变量养老方式的选择一共有四种，并且每一种类型之间都没有先后次序，所以，它适用于使用无序多分类 Logistic 回归模型来对其进行分析。

无序多分类 Logistic 模型的定义是：如果被解释变量 y 有 j 个取值（即 y 可以分成 j 类），则取一个类作为基线类，也就是参考类，其余的类别与之比较可以产生 $j-1$ 个非冗余的 Logit 转换模型，也就是广义的 Logit 模型。比如，将 $y=j$ 设为参照类，那么，针对 $y=j$ ($i \neq j$), 即 Logit 模式是：

$$\log_i t \frac{p(y=i)}{p(y=j)} = \alpha_{i0} + \beta_{i1}x_1 + \beta_{i2}x_2 + \dots + \beta_{ip}x_p$$

式中， P_i 是指解释变量属于第 i 类时的可能性， P_j 是指被解释变量属于第 j 种情况

的可能性，并对基线类，它模型的系数都是 0。由于本文被解释变量养老方式的取值有四个取值，由此，可构造出 3 种广义 Logit 模型。本文研究农村老人养老模式有 4 种——自我养老、家庭养老、机构养老和随机养老，其中参照类是随机养老，下式（1）、（2）、（3）是多项 Logistic 回归模型。

$$\log it \frac{p_1}{p_4} = \alpha_1 + \beta_{11}x_1 + \dots + \beta_{1p}x_p \quad (1)$$

$$\log it \frac{p_2}{p_4} = \alpha_2 + \beta_{21}x_1 + \dots + \beta_{2p}x_p \quad (2)$$

$$\log it \frac{p_3}{p_4} = \alpha_3 + \beta_{31}x_1 + \dots + \beta_{3p}x_p \quad (3)$$

式中 P_1 、 P_2 、 P_3 、 P_4 ——分别表示自我养老、家庭养老、机构养老和随机养老的概率； α_1 、 α_2 、 α_3 ——代表截距； β_{1p} 、 β_{2p} 、 β_{3p} ——代表三个方程的回归系数。

其中， $P_1+P_2+P_3+P_4=1$ ；即 P_1/P_4 为选择自我养老的概率与选择随机养老概率的比值， P_2/P_4 选择家庭养老的概率与选择随机养老概率的比值， P_3/P_4 选择机构养老的概率与选择随机养老概率的比值。

4.3 我国农村老人养老模式选择多元回归分析

本次研究选取农村老年人养老方式的选择为因变量，因变量划分为“自我养老”、“家庭养老”和“机构养老”、“随机养老”四种方式，农村老年人代际支持变量为自变量，建构了养老方式选择无序多分类 logistics 回归模型，以随机养老方式为因变量中的参考方案，所以，它的全部系数都是 0，对选择自我养老、家庭养老和机构养老方式的老年人分别进行了比较，分别构成模型一（自我养老/随机养老）、模型二（家庭养老/随机养老）和模型三（机构养老/随机养老）。模型的回归结果见表 4-2。

表 4-2 农村老年人养老方式的多分类 mlogit 回归模型回归结果

Table 4-2 Regression results of multi-classification mlogit regression model for elderly care patterns in rural areas

变量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自我养老/随机养老	家庭养老/随机养老	机构养老/随机养老
性别	-0.2177 (-1.13)	-0.2695 (-1.29)	-0.3307 (-0.85)
年龄	0.3331** (2.18)	0.5040*** (3.11)	-0.2223 (-0.68)
配偶	0.2254 (1.05)	-0.4814** (-2.12)	0.0568 (0.13)
子女数量	0.0109 (0.07)	0.2079 (1.31)	0.1288 (0.43)
个人收入	0.0753 (0.54)	0.3616** (2.44)	0.1985 (0.78)
受教育程度	-0.0950 (-0.79)	-0.4310*** (-3.21)	-0.2535 (-1.02)
健康状况	-0.0096 (-0.08)	-0.0687 (-0.50)	0.2960 (1.17)
父母对子女经济支持	0.3838* (1.78)	-0.1228 (-0.52)	0.9222** (2.32)
子女对父母经济支持	-0.5534 (-1.46)	-0.0819 (-0.19)	-1.4096** (-2.44)
父母是否帮子女做家务	0.4916** (2.14)	0.9441*** (3.91)	0.7881* (1.85)
子女是否帮父母做家务	-0.7187*** (-3.19)	-0.0062 (-0.03)	0.0253 (0.05)
与子女是否经常见面	0.1927 (0.75)	0.9934*** (3.26)	0.3781 (0.69)
与子女是否经常联系	0.1613 (0.48)	0.3543 (0.89)	-0.4188 (-0.67)
常数项	2.5004*** (3.49)	-0.2548 (-0.32)	-0.5987 (-0.45)

样本量	2,627	2,627	2,627
-----	-------	-------	-------

注: *** p<0.01, ** p<0.05, * p<0.1

4.3.1 代际支持对自我养老的影响分析

如表 4-2 所示, 模型一中在自我养老与随机养老的比较中, 农村老年人年龄、家长为孩子提供经济支持、家长们有没有帮助孩子们料理家务、孩子们有没有帮助他们的父母料理家务等等, 都会产生明显的作用; 性别, 婚姻状况, 子女人数, 个人收入, 受教育程度, 健康状况等、孩子给予家长的经济支持、与子女是否经常见面和与子女是否经常联系对养老方式的影响非常微弱, 无统计性的显著性。具体而言:

由多元回归分析之结果可得到性别, 婚姻状况, 子女人数, 个人收入, 教育程度及健康状况等、子女对父母经济支持、与子女是否经常见面和与子女是否经常联系变量系数值分别为 -0.2177、0.2254、0.0109、0.0753、-0.095、-0.0096、-0.5534、0.1927、0.1613, 对应 P 值分别为 0.26、0.293、0.942、0.587、0.431、0.94、0.144、0.453、0.628。通过数据的挖掘, 我们能够发现, 当变量数据与被解释变量应具有显著相关关系时, 则需满足 P<0.1。并对上述因素对养老模式的选择进行了分析, 结果显示, 不能产生明显影响。

从表中可得知将随机养老看做参照, 农村老年人的年龄变量系数值为 0.3331, 对应 P 值为 0.03, 达到 5%的显著检验标准。这表明其本身的年龄会显著影响到其做出的选择决定。然而, 在拥有比较好的身体条件, 并且可以自己照顾自己的情况下, 老人在一般情况下都不会与自己的孩子一起生活。因为他们担心, 跟自己的孩子同住, 会导致两代人的代际交流出现不同, 也担心很有可能会与自己的孩子发生冲突, 这对他们的家庭的和谐生活不利。此外, 老人还会给孩子们造成更大的心理负担, 还不如选择自己的养老, 让自己的生活都变得更加的舒适。老年人通过自己照顾自己, 并且多与年龄相近的老年人交往, 可以获得心理上的放松与满意。

从家庭代际经济关系看, 父母对子女经济支持的系数为 0.3838, P 值是 0.075, 可以看出父母在子女经济上提供支持对农村老人造成显著的影响, 具体表现在: 父母长时间给子女提供经济支持, 老年人越愿意选择自我养老。这跟人们一般的认识有所不同, 按人们一般的认识, 家长把金钱交给孩子在养老的时候就是想选择让孩子照顾, 但在这里更多地选择是自我照顾。也许会有这样一种解释是因为子女本身经济条件不好, 为了不给子女造成麻烦, 不增加他们的负担, 所以老人选择自我养老。

生活照料对农村老人养老模式选择具有显著影响。其中, 父母是否帮子女做家务这一变量通过 5%水平的显著性检验, 子女是否帮父母做家务变量通过了 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 假设 2-1 得到了验证。首先, 当家长为孩子操持家事时, 家长为孩子操持家事的系数是正的, 这表明家长为孩子操持家事的老年人更倾向于自己在家安度晚年。而孩子们帮助他们的父亲或母亲完成一些家务活的系数为负值, 这说明了那些想要把家务活

交给孩子们的老人，他们不愿意选择自我养老，也就是，那些想要照顾孩子们的老人会去选择自我养老的方式。这是因为，在生活照料的层面上，老人从内心认可了自己可以照顾自己，并且自己的照顾与儿女照顾之间存在着可供选择的替代性。那么在老人的生活可以自理的情况下，自身的照顾将会成为满足当今农村老年人日常照顾的主要来源。相反，若家长想要让孩子照顾，那么相应就会选择自我养老模式以外的其他养老方式。

4.3.2 代际支持对家庭养老的影响分析

模型二表现为选择家庭养老和随机养老对比，通过回归结果可以发现，农村老年人选择家庭养老方式与年龄，婚姻状况，个人收入，受教育程度，父母有无帮助孩子操持家务以及与子女是否经常见面显著相关。具体而言：

在对家庭养老与随机养老的影响分析中，年龄的影响系数 0.504，P 值符合显著检验标准，值为 0.002。由此可以看出，年龄和农村老年人养老选择之间表现出显著相关关系。从年龄因素看，相对于自我养老，随着年龄越来越大，自立能力相对比较弱，因此他们更需要子女的照料护理，所以这类的老人选择家庭养老的可能性略大，而在选择机构养老上则不具统计显著性。

婚姻状况变量通过 10% 统计水平的显著性检验，系数为 -0.4814，P 值为 0.034，由此表明，无配偶的老人比有配偶的老人更倾向于选择家庭养老，这表明是否有配偶在选择家庭养老中有显著差异，无配偶的老人有更高的可能性选择依赖家庭养老。由于没有配偶，老人过着孤苦伶仃的日子，缺少配偶的照顾陪伴，为了得到孩子的照顾，选择了到孩子家里养老；相比较而言，有伴侣的老人们能和老伴儿互相支持和关心，具有较强的适应性，所以，依赖家庭养老并没有无配偶老人那么严重。

个人收入的系数为 0.3616，其 P 值为 0.015，由此可见，个人收入高低对农村老人产生了明显影响，老年人个人收入越高，进而倾向于家庭养老，这种倾向日益显着，对这一部分老人而言，选择家庭养老模式，是舒适的，在一定程度上，它还是一个比较理想的方案。选择家庭养老与选择养老院这样的机构相比，养老的局限性也是非常大的，第一个理由就是进养老院的感觉可能不够自由，也受传统观念影响，怕对儿女存在的消极影响。第二个理由是，现在有许多电视新闻会报道养老院等机构有虐待老人的情况，使得农村的老年人对养老院等养老机构产生反感情绪，不愿意去养老机构养老。所以这部分老人宁愿把钱交给子女，让子女来照顾自己，老年人与家人相处融洽、幸福感高，因此他们更倾向于采用由子女提供的家庭养老方式，享受和谐的家庭气氛。

在教育程度方面，家庭养老模式所对应的系数为 -0.431，P 值为 0.001。教育程度因素对于养老模式选择的多元分析结果表明，达到 1% 的显著检验标准。由于系数是负数，说明教育程度越低的老人越会选择家庭养老。另外，大部分的农民都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他们的教育水平相差不大，六十岁的农民大部分都是五十年代以后出生的农民，那

时候正是抗日战争刚刚过去，新中国刚刚建立的时候，那个时候中国还没有完全摆脱二战时期的贫困，所以当时最重要的就是重新开始新中国的建设。所以，在那个时候，中国并没有像今天这样注重教育，在乡村里，老年人的学历和出身都是一样的，养老观念相对落后，受到养儿防老观念的侵害，不会选择自我养老和机构养老，所以会倾向于家庭养老。

从家庭代际照料关系看，父母帮子女做家务的分析结果表明，其影响系数达到了 0.9441，且 P 值均符合显著性检验标准，对家庭养老模式与随机养老方式选择之间呈正向相关关系。父母经常帮子女做家务的老人，会更倾向于选择家庭养老，这部分老年人会认为代际支持是双向的，既然在子女没时间照顾家里的时候，照料了子女的生活，那在父母老年的时候，就应该由子女来给其养老。选择家庭养老模式，可以有效地缓解老年人养老金不足问题，和孩子生活在一起，老年人的日常开销可大大减少，如果能够得到家庭的经济支持，还能保证他们在老年生活中实现老有所养。

在对与孩子经常见面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的过程中，结果显示，影响系数为 0.9934，而且 P 值达到 1% 的显著相关检验标准，从而证实了假说 3-2。调查的结果较为直观地显示，与儿女相聚频繁的老年人，会优先考虑以家庭作为其第一种养老模式，在心理上，年老的老年人在晚年与儿女共同度过，可以得到一种情感上的慰藉和一种有血脉上的归属，与儿女生活是他们心满意足的一种养老模式。家庭养老是这一类型的老年人的第一选择，它不仅可以很好地解决老年人的心理和感情上的需要，还可以给他们的生命带来很大的安全，这就是家庭养老是中国最古老的一种养老模式的优势和它的合理之处。不想在家里进行养老的老人，有两个理由：第一，他们的身体状况比较好，可以独自一人，也可以与他们的伴侣互相照顾。此外，当他们在一起居住的时候，即便是父子关系，也不可避免地生活方式上会存在一些区别。所以，独自进行自我养老，是一种让双方都更加容易的方法。其次，也有可能是孩子们和父母之间的感情不好，在一起的时候经常发生冲突，他们不能正常地沟通，所以他们宁愿用别的方式来养老，也不愿意和孩子们一起生活。

4.3.3 代际支持对机构养老的影响分析

模型三展示了选取机构养老和随机家养老进行对比，从回归结果中可看出，农村老年人选择家庭养老方式与父母对子女经济支持、子女对父母经济支持以及父母是否帮子女做家务显著相关。不具有统计性显著。具体而言：

在对机构养老和随机养老的影响分析中，可以得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子女数量、个人收入、教育程度和健康状况变量系数值分别为 -0.3307、-0.2223、0.568、0.1288、0.1985、-0.2535、0.296，对应 P 值分别为 0.396、0.494、0、897、0.668、0.438、0.307、0.243。通过对数据的挖掘，可以看出，在对解释变量有明显的相关性时，必须要满足 $P < 0.1$ 。

但上述各方面的研究成果显示，不能够对其造成显著影响。

在经济支持中，选取的两个变量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表明经济支持因素对养老方式的选择有显著影响，父母对子女经济支持变量的系数为 0.9222，P 值为 0.02，假设 1-3 得到验证。子女对父母经济支持变量的系数是-1.4096，P 值为 0.015。父母经常为子女提供经济上的帮助，说明父母本身经济基础丰富而扎实，收入足够的老人会进一步思考和选择哪种养老模式真正适合自己，其自身经济条件可负担老年生活的消费，并且了解了一些养老机构优势及发展趋势，而且养老院有家庭养老、自我养老没有的服务内容及养老设备，养老院对于经济富裕的老年人来说，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不必一定选择自我养老或者家庭养老模式以依赖儿女的经济供养，更倾向于有保障的养老方式，这样才能提高晚年的生活质量。因为孩子给予家长的经济支持，系数为负，说明孩子交给家长的钱数越多，家长选择机构养老概率低。因此，子女给与父母金钱的说明子女不只是有经济能力，还能照顾好老人，所以老人们未必选择机构养老。

4.4 稳健性检验

在此基础上，我们将对该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以保证该结果的正确性。本文采用了改变回归模式的方法对该结果进行了稳健性检验，检验结果如表 4-3 所示。为解决模型设置的偏向问题，在保持数据样本、解释变量、被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不变的情况下，因为因变量是无序多元变量，本文选择无序多分类 Probit 回归模型，对上述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总之，虽然在稳健性检验中，参数的值出现了微小的变化，但是并不会对 Probit 模型的基础结论产生任何的影响，因此，我们可以得到 Probit 的回归结果是可靠的，而我们的研究结果也是可靠的。

表 4-3 稳健性检验结果

Table 4-3 Robustness test results

解释变量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自我养老/随机养老	家庭养老/随机养老	机构养老/随机养老
父母对子女经济支持	0.2830** (2.17)	-0.1012 (-0.72)	0.4704** (2.29)
子女对父母经济支持	-0.3647 (-1.64)	-0.0399 (-0.16)	-0.7830** (-2.53)
父母是否帮子女做家务	0.2296* (1.67)	0.5882*** (4.09)	0.4256** (1.98)
子女是否帮父母做家务	-0.4996*** (-3.61)	0.0870 (0.59)	0.0293 (0.12)
与子女是否经常见面	0.0608 (0.37)	0.6279*** (3.37)	0.1936 (0.69)
与子女是否经常联系	0.0674 (0.32)	0.1925 (0.78)	-0.1676 (-0.49)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2,627	2,627	2,627

注: *** p<0.01, ** p<0.05, * p<0.1, 省略了常数项, 控制变量的选取同表 4-2

4.5 本章小结

在这一章中, 主要针对代际支持对农村老年人选择养老方式的影响因素做了无序多分类 logistics 回归分析, 进一步证实了代际支持的影响因素是否显著。采用随机养老方式作为参照组, 把自我养老方式、家庭养老方式, 机构养老方式与参照组比较, 构造无序多分类的 Logistic 回归模型。根据无序多分类模型得到回归结果表明: 年龄、婚姻状况、个人收入、受教育程度、代际支持 (父母对子女经济支持、子女对父母经济支持、父母是否帮子女做家务、子女是否帮父母做家务以及父母与子女是否经常见面), 显著影响农村老年人养老方式选择。通过回归结果的诠释, 验证了前文所提研究假设, 为检验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本部分选择改变回归模型来进行稳健性检验, 并使用无序多分类 Probit 模型来验证代际支持对农村老年人选择养老方式影响的稳健性。并且为后续章节处理农村老年人养老问题提出对策建议奠定了基础。

第五章 结论与对策建议

5.1 结论

通过分析以及多分类 Logistic 回归分析,发现代际支持对农村老年人的养老方式选择影响如下:

农村老年人在选择养老方式呈现出显著的是年龄、婚姻状况、个人收入、受教育程度。首先,年龄显著影响养老方式选择,一方面,农村老人在生活能够自理的情形下,选择自我养老能够使自己和子女双方生活都更加轻松自;另一方面,随着年龄越来越大,自立能力相对比较弱,因此他们更需要子女的照料护理,因此选择家庭养老的几率大。其次,婚姻状况方面,无配偶老人孤苦伶仃,没有配偶照顾陪伴,因此他们为了得到孩子照顾而选择了到子女家里去养老。个人收入方面,老年人获得越多的个人收入,则偏好家庭养老的趋势越发明显,选择家庭养老模式对这一部分老人而言是舒适和经济的,在一定程度上是比较理想的。最后,在教育程度方面,农村老人大多文化程度不高并且学历水平差异也不大,传统养老观念影响深刻,教育程度越低的老人越会选择家庭养老。

代际支持层面。其一,经济支持,父母长时间给子女提供经济支持,老年人越愿意选择机构养老。获得子女出资显著性系数为负,因此获得子女出资老年人较少选择机构养老。其二,生活照料,在父母帮子女做家务房方面,选择自我养老、家庭养老和机构养老都具有显著性,但是选择家庭养老模式的概率更大。子女给父母提供家务照料是负相关的,所以老年人即使得到了子女的家务帮助,也不太可能选择自我养老,反而选择家庭养老的可能性更大。最后,精神慰藉,在子女见面次数上,常和子女见面的农村老年人更倾向于选择家庭养老、向往孩子陪伴、对家庭养老有较强需求。反观,在与子女的交流频率上与老人选择何种养老方式关系不大,可能是因为联系主要通过打电话、发微信等方式,这种联系方式无论选择哪种养老方式,联系的次数都不会发生改变,所以不会影响养老方式的选择。

5.2 对策建议

农村老人的养老不仅仅是家庭内部的问题,亦为社会所关注,关系到社会和谐与稳定。基于目前农村老人家庭代际支持存在不平衡,文章对解决农村老人养老问题的对策和建议如下。

5.2.1 家庭角度

(1) 子女要履行照顾父母的义务

近年来,随着老龄化进程的加速,越来越多的老年人需要家庭支持。在这种情况下,子女作为赡养人应当履行对老人经济上供养、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藉的义务。虽然有

的父母有很不错的经济状况，不需要子女的经济支持，但作为子女依旧需要在生活照料和精神上对父母尽到必要的义务责任。为了更好地支持老年人的养老生活，子女们需要多提供照料支持。特别是那些不与老人同住的子女，要经常回家照料老人，尽可能地满足老人的各种需求，这包括做饭、购物、清洁、陪伴等，也可以让老人感到被关爱、被尊重和被重视。此外，子女还应该学习一些基本的生病护理技术，以提高自身技能。定期陪同老人进行体检也是非常重要的，这样可以及时发现老人的健康问题并采取相应的措施。然而对于子女数少而且居住距离与子女较远的老人，可以通过购买照料服务的方式来提供照料支持，从而保证老人的生活质量。只有这样，才能让老年人拥有更好的养老生活，更好地享受晚年幸福。

（2）子女要多关心老人内心变化

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面临照顾年迈父母的问题。除了物质上的照顾之外，关注老人的精神生活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要想知道老年人的心理需求，就要看他们到底是真正的需要经济支持，还是照料支持，或者是情感支持。虽然经济支持对老人的生活非常重要，但是它不能替代情感支持。我们需要陪伴老人，与他们交流，让他们感到被关注和爱。要多与老年人沟通，哪怕是由于一些客观因素不能经常见到老年人，也要用语音等形式加强与老年人的沟通。孩子可以教会他们如何使用智能手机，虽然智能手机是一种新型的技术，但是在学会了使用之后，不仅可以增强他们与孩子的关系。而且还能让自己的日常起居变得更加便利，在无聊的时候还可以刷短视频打发时间。子女也应多跟自己的父母分享自己的日常生活，让父母感觉自己还能参与到子女的生活中，这样不会让父母感觉与子女之间生疏。7. 当父母身体健康较好时，他们的生活上的照顾也许不是很必要，那么就要在心理上多加照顾，让他们感到被关注和关心。在父母可能生大病的情况下，我们不仅要给予经济支持，还要给予精神慰藉和生活照料，让他们感到被关注和爱。总之，关注老人的精神生活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应该尽可能地陪伴他们，让他们感到被关注和关心。

5.2.2 政府角度

（1）提高农村的养老金水平

为了更好地保护农村老年人的晚年，国家必须增加他们的新农保养老保险，为农村老人提供更加坚实的经济支持。要想进一步提升我国的新农保标准，就需要通过设立养老保险专项转移支付，保证当地财政对其养老保险的补助。对此，要严格执行补助，鼓励私人资金投入到社会保障事业中来，促进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以对农村老年人的养老服务需求进行评估为依据，对农村养老进行全面的构建和执行，向那些有困难的失能、高龄、独居老年人发放养老护理补贴，帮助他们在民间资本开办的居家养老服务中获得帮助，或是入住民间资本开办的养老机构。

政府应该采取一系列措施，以扩大养老服务覆盖面，整合社会慈善资源，提高农村老人的养老金补贴。首先，政府应该扩大养老服务覆盖面，将补贴扶助对象从农村五保老人、低保老人扩大为高龄以及失独、失能的农村老人。为了满足不同地区老年人的不同需求，经济条件较好的地区政府可以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予以补贴。这样，农村老人可以更好地享受到养老服务，缓解他们的经济压力。其次，政府应该构建并拓宽社会化筹资渠道，鼓励个人、企业、非营利组织进行社会捐赠。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可以适当提供一些优惠政策，以鼓励更多人积极捐赠。同时，政府也应该提高公益资金募集和使用的透明度，让社会各界更加信任和支持公益事业。第三，社会慈善资源尚未被充分整合，募集到的资金用于农村养老服务发展的比例较低。政府也可以通过各种途径，如提高政府财政支出、增加社会保险覆盖范围等，为农村老人提供更多的资金支持。综上所述，政府应该采取一系列措施，以缓解农村老人的养老问题，为农村老人提供更好的养老金补贴和服务，让他们的晚年生活更加幸福和安定。

（2）完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

代际支持强度对于农村老人的养老模式有很大的影响，因此，政府应该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程度，为不同的特殊人群的老人，提供差别化的服务。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如何更好地适应我国日益增多的、日益增长的、日益多元化的社会需求，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问题。目前，中国的老年人口数量庞大，发展速度快，养老服务供给与需求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不均衡；这就是老年人对社会的需要。而养老服务的有效供给是以老年人的现实需要为基础，例如，有配偶老年人自主居住和机构养老模式较强，无配偶老人想要让子女为其养老，对于健康状况不一样的老年人，其养老服务需求也截然不同。所以政府要加大对社会力量参与养老保障的支持力度。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与政府引导扶持相结合，以“政府主导”为主，形成多元化主体共同参与的局面。从总体上看，目前的社会养老服务水平已经得到较大提高，以老人为主体的多样化的生活需要得到了很大的发展；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机构养老必然会日益引起老年人的重视。但根据本论文的结果表明，农村老年人机构养老选择率显着较低，农村家庭中只有 1.4% 的老年人选择住在托老所、养老机构。其原因，与老人们思想观念落后有着很大关系，再加上有关政府部门宣传力度不够，使老人们对社会养老优势认识不清。但其深层次原因在于，目前我国的社会养老服务基础薄弱，机构养老服务总规模不足，不同地区养老服务质量和水平亦不尽相同，因此造成老人们对于养老机构认同度不高。

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矛盾错综复杂，政府开始鼓励社会力量举办养老服务机构，加强社会力量参与。随着农村家庭结构小型化以及“空巢”现象的出现，传统养老方式已难以适应新时代要求，需要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因此，各地区应按照城乡规划和布局的要求，统筹兼顾各类养老机构的发展。从资本金，场地和人员等方面来

看，进一步降低社会力量举办养老机构的门槛、简化程序、规范程序，公开资料，行政许可、登记机关应当批准其业务、活动的范围，方便社会力量创办养老机构。同时，由于经济条件有限，老年人在物质和精神方面都需要得到一定程度的保障，从而使他们更加关注养老问题。通过加强老年人自我管理教育，提升老年人的社会化养老意识和认知水平，让他们逐渐接受社会化养老服务，提高社会养老认可度。通过这些措施，我们能够让农村老年人更好地享受到养老福利，也能够有效缓解我国的老龄化问题，实现更加健康、稳定、可持续的社会发展。

（3）积极推进农村互助养老

但从目前来看，我国家庭养老和社会支持网络还不够健全，因此需要构建新型养老服务模式，包括政府主导下的多元化供给主体、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以及社会化、专业化、信息化的专业养老服务提供者等；同时加强对农村地区老人的关爱与照顾。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更多老年人倾向于选择互助养老。大力发展战略服务业，建立居家为主的原则、社区是基础，机构是支撑，一种以专业为基础，以提供多种需要的老人为对象的养老系统。服务的范围是上门给居家的老人提供助餐，助浴，助洁，助急等、助医和其他定制服务。居家养老兼具了家庭养老和社区养老的优势，老年人仍然生活在自己熟悉的环境中，不仅可以保持以往的人际和家人的关系；便于获得家人和朋友的关心和协助，并能及时获得社区专业人员的生活照顾、医疗护理、心理辅导及其他服务。本文研究结果表明，选择在家里养老（在自家养老或家庭养老）是 88% 以上的农村老年人共同的期待。其中家庭经济收入水平较低、对老人健康和生活照料缺乏关注以及没有专门照顾者的老人最适合互助养老。互助养老作为一种被各国普遍采用的养老形式，是在上个世纪 80 年代被引进到中国的一种形式，这种形式的理念就是把社会化的养老服务带到了家里，在某种意义上对传统的家庭养老进行了补充和创新。近年来，由于政府加大了对老龄事业的投入，社区居家养老作为一种新型养老模式得到迅速推广与应用。

老人要以一种正面的心态去面对人生，规划好自身的养老，从而达到老有所为、老有所用的目的。在目前的情况下，政府应该怎样更好的发挥职能，使老年人更加便利、又快又节约的为自己服务？第一，政府要盘活闲置的公共资源，加大农村养老互助设施建设力度。从各地区的情况看，对于乡村空闲村部、小学校舍和其他公共服务房屋设施的改建和维修，打造农村幸福院和养老大院，为了老人们，尤其是为那些生活艰难的留守、独居或者失能老人的提供照顾服务。二是为老年人养老积极挖掘和整合闲置资源，发挥农村地区邻里之情，让年龄不大且健康状况良好，可以照顾其他人的老人，组建互助服务队伍，邻里间互助，既是人文情怀的反映，也使得低龄健康老人这一群体资源优势得以有效利用，使特殊困难、高龄留守的老人获得低成本救助，能够更好的满足养老

需求，为孩子解除后顾之忧，同时也增强了老人价值感。最后可通过再就业来确保自我养老的实现。物质保障是再就业的基础条件，在一定经济保证下，以应付自我养老每天各类养老服务支出。再就业对于低龄老年人来说是最合适不过的了，除了能够获得一定的金钱奖励之外，还能够满足一些基本的需要，同时还能够实现老年人与社会的同步，感受到社会对自己的认可；培养为社会做出长期的贡献而自豪，增加了精神上的支援，满足了更高的要求。

政府也要注重开展互助养老服务，从人才的培养、经费的补贴、政策的出台等方面，对老人的养老需要进行了一定的扶持；推进了家庭养老方式创新。发展家庭互联网信息服务，利用互联网、物联网等技术，不断地对家庭养老服务的方式进行创新；将老人的电子商务发展起来，构建一个家庭的服务网络平台，为老人们提供紧急来电、家务预约、健康咨询、物品代购等服务、为老年人提供服务缴费和其他服务项目。加强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完善基层社区服务网络体系，提高老年人对社区活动参与的积极性，促进社区与社会组织合作共建共享养老服务。依据福利多元主义理论，应促进互助养老的开展，要发挥各方面的力量，结合中国农村老年人在实际生活中，面临着养老的两难境地，要对一种既能与社会发展相适应，又能满足人们对其需求的居家养老模式进行研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传统家庭养老模式中子女作为养老主体所带来的压力。

（4）丰富老年人的精神世界

根据马斯洛的层次需要理论，人们对社会、感情等方面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需要，乡村老人在一定程度上也存在着同样的期望，并期望得到他人的尊敬；他们的价值得以实现，他们能够得到自我实现。但是老人的身体机能下降和社会角色的转变，老年人易引造成精神慰藉缺失系列问题，例如孤独、焦虑、失落等，事实上，不管老人生了多少个孩子，与子女住得有多近，都会产生一种缺乏精神慰藉之感，是因为老年人的子女也有自己的孩子，每天也得忙于自己的事业，为自己的小家庭奋斗，有时候就会对自己的父母缺少关心。因此，我们可以认为，老年人应该通过参加各种活动来满足自身需要，以达到身心健康，提高生活质量的目的。所以村委会就可以不定期的举办关爱老人活动，组建一个秧歌队，把老年人集合在一起，这样既可以锻炼身体又丰富了老年人的日常生活。还可以组织志愿者团队，定期去看望关心老人。此外老人们积极参与新的活动，添加新的位置，以此来缓解因身体机能衰退而导致的一系列的生理现象，以及产生的心理、精神问题；我们父母需要改变他们的生活质量。所以，老年人需要更多的关爱，才能更好地融入这个社会。同时老年人也要学会调节自己，保持好心情，多参加各类社会活动，拓展生活圈子，增进与身边人的交往与交流，达到社会化，在生理条件许可的范围内改变角色，适应新的生活。此外，老人还应该注意提高自我控制能力，避免因过度劳累而导致身心疾病。

对老年人而言，在他们的老年生活里最缺少的是情感归属，然而精神上的满足，不是别的东西所能弥补的。在现阶段社会转型大环境下，人口流动与城市迁居的加速，多数孩子离家入学后，也许会被滞留在外打工，或因为婚姻而与父母保持很长的距离，老人长期处于空巢状态，交通距离远，让孩子和家长之间没有多少有效的交流沟通。因此，当老年人面临着各种压力时，容易产生孤独感。鉴于此，除孩子尽量抽空陪老人外，老人可以自行开发新的爱好，并藉由培养新的爱好，结识志趣相投的朋友，增长阅历；用来充实自己的晚年生活，进而主动降低对孩子情感依赖。简言之，农村家长养老方式的选择要立足于自己，用乐观向上的态度去迎接老年生活。

参考文献

1. 艾小青,陈连磊,林芳.经济状况、社会保障对居民养老意愿的影响及城乡差异[J].西北人口,2017,38(03):100-106.DOI:10.15884/j.cnki.issn.1007-0672.2017.03.014.
2. 敖翔.子女外出务工对农村留守老人精神健康的影响[J].南方人口,2018,33(04):71-80.
3. 鲍莹莹.隔代照料对祖辈代际赡养预期的影响——基于 CHARLS(2015)数据的实证分析[J].中国农村观察,2019(04):82-93.
4. 陈际华,陆欣.代际关系视角下农村空巢老人家庭养老问题研究——以 H 省为例[J].湖北农业科学,2020,59(14):194-197+207.
5. 陈建兰.空巢老人的养老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基于苏州的实证研究[J].人口与发展,2010,16(02):67-75.
6. 程令国,张晔,刘志彪.“新农保”改变了中国农村居民的养老模式吗?[J].经济研究,2013(8): 42-54.
7. 杜鹏,李一男,王澎湖,林伟.流动人口外出对其家庭的影响[J].人口学刊,2007(01):3-9.
8. 费孝通.家庭结构变动中的老年赡养问题——再论中国家庭结构的变动[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Vol.20(3):7-16.
9. 冯华超.劳动力外流背景下的农村老年人代际支持研究[J].江汉学术,2017,36(04):18-24.
10. 顾永红.农村老年人养老模式选择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53(03):9-15.
11. 贺雪峰.农村家庭代际关系的变动及其影响[J].江海学刊,2008(04):108-113+239.
12. 黄健元,常亚轻.家庭养老功能弱化了吗?——基于经济与服务的双重考察[J].社会保障评论,2020,4(02):131-145.
13. 黄倩,李宽,熊德平.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居民健康——基于生活方式和社会支持双重视角的研究[J].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20,36(07):66-80.DOI:10.16537/j.cnki.jynufe.000608.
14. 黄庆波,杜鹏,陈功.老年父母与成年子女间的代际支持及其影响因素[J].人口与发展,2018,24(06):20-28+128.
15. 吉尔伯特. 社会福利政策导论[M].上海: 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 2003.
16. 姜向群,刘妮娜.老年人长期照料模式选择的影响因素研究[J].人口学刊,2014,36(01):16-23.
17. 李瑞芬,童春林.中国老年人精神赡养问题[J].中国老年学杂志,2006(12):1754-1755.
18. 陆杰华,张莉.中国老年人的照料需求模式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的验证[J].人口学刊,2018,40(02):22-33.
19. 穆光宗.家庭养老制度的传统与变革:基于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的一项比较研究[M]. 北京:华龄出版社,2002
20. 穆滢潭,原新.代际支持的家庭主义基础:独生子女改变了什么?——基于内蒙古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J].西北人口,2016,37(01):32-37.

参考文献

21. 聂建亮.养儿还能防老吗?——子女人口经济特征、代际关系与农村老人养老资源获得[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32(06):33-41.
22. 舒玢玢,同钰莹.成年子女外出务工对农村老年人健康的影响——再论“父母在,不远游”[J].人口研究,2017(2).
23. 宋凤轩,孙颖鹿,朱碧莹.新古典家庭决策模型下的农村留守老人养老模式选择[J].东岳论丛,2021(3):109~121.
24. 孙鹃娟,沈定.中国老年人口的养老意愿及其城乡差异——基于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的分析[J].人口与经济,2017(02):11-20.
25. 孙鹃娟.中国城乡老年人的经济收入及代际经济支持[J].人口研究,2017,41(01):34-45.
26. 唐灿,马春华,石金群.女儿赡养的伦理与公平——浙东农村家庭代际关系的性别考察[J].社会学研究,2009,24(06):18-36+243.
27. 陶涛,刘雯莉,孙铭涛.代际交换、责任内化还是利他主义——隔代照料对老年人养老意愿的影响[J].人口研究,2018,42(05):56-67.
28. 全广顺,李磊,康世宇.代际关系视角下农村留守养老问题思考[J].财会月刊,2021(14):156-160.
29. 汪斌,周骥腾.中国老年人家庭代际经济支持模式研究[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37(02):88-95.
30. 王树新.社会变革与代际关系研究[M].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4: 207—211.
31. 王硕.家庭结构对老年人代际支持的影响研究[J].西北人口,2016,37(03):78-83.
32. 王小龙,兰永生.劳动力转移、留守老人健康与农村养老服务供给[J].南开经济研究,2011(04):21-31+107.
33. 王彦方,王旭涛.影响农村老人生活满意度和养老模式选择的多因素分析——基于对留守老人的调查数据[J].中国经济问题,2014(05):19-29.
34. 韦宏耀,钟涨宝.代际交换、孝道文化与结构制约:子女赡养行为的实证分析[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16(01):144-155+166.
35. 魏瑾瑞,张婵婵.子女外出务工如何影响父母的健康水平?[J].公共管理评论,2021,3(02):68-85.
36. 温凤荣,毕红霞.农村空巢老人养老方式选择实证研究——山东省例证[J].人口与发展,2016,22(04):97-106.
37. 吴海盛,江巍.中青年农民养老模式选择意愿的实证分析——以江苏省为例[J].中国农村经济,2008(11):54-66.
38. 吴海涛,宋嘉豪.农村留守老人养老模式选择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 CLHLS 数据的分析[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05):63-70+146-147.
39. 谢俊杰,游京颖.城市老年人机构养老选择行为与意愿的实证分析[J].统计与决策,2017(23):103-106.

40. 谢伟. 农村留守老人养老问题及其社工的介入研究[D].山东大学,2014.
41. 谢勇才,周伊莎.子女代际支持、孝顺期待与农村老年女性孤独感——基于 2018 年 CLASS 数据的实证分析[J].社会保障研究,2022,No.85(06):26-37.
42. 熊波,石人炳.中国家庭代际关系对代际支持的影响机制——基于老年父母视角的考察[J].人口学刊,2016,38(05):102-111.
43. 熊巍俊,陶水莲.论我国人口老龄化下的社会养老问题[J].华东经济管理,1994(03):63-65.
44. 杨菊华.流动人口二孩生育意愿研究[J].中国人口科学,2018(01):72-82+127-128.
45. 杨竹晴.家庭代际关系对农村留守老人养老意愿的影响研究[D].保定: 河北大学, 2020.
46. 姚兆余,陈日胜,蒋浩君.家庭类型、代际关系与农村老年人居家养老服务需求[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8,55(06):34-42+155-156.
47. 于红梅.内蒙古通辽市农村养老面临的困境与应对措施[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39(01):82-86.
48. 原新,周平梅.农村“整合式—网格化”养老模式探索研究[J].河北学刊,2019,39(04):178-184.
49. 张邦辉,李为.农村留守老人心理需求的社会支持系统构建[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24(01):145-154.
50. 郑娟,许建强,卓朗,苗春霞.家庭代际支持对老年人居家养老意愿的影响[J].现代预防医学,2018,45(20):3735-3738.
51. 周福林.我国留守老人状况研究[J].西北人口,2006(01):46-49+56.
52. 左冬梅,李树苗.基于社会性别的劳动力迁移与农村留守老人的生活福利——基于劳动力流入地和流出地的调查[J].公共管理学报,2011,8(02):93-100+127.
53. Abas M,Tangchonlatip K,Punpuing S,et al.Migration of Children and Impact on Depression in Older Parents in Rural Thailand, Southeast Asia[J]. JAMA Psychiatry,2013,70(2):226.
54. Antman, Francisca M.Adult Child Migration and the Health of Elderly Parents Left Behind in Mexico [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0, 100 (2):205-208.(Papers and proceedings issue) .
55. Baldassar L.Transnational Families and Aged Care: the Mobility of Care and the Migrancy of Ageing [J]. Journal of Ethnic and Migration Studies,2007,33: 275-297.
56. Bongaarts J,Zimmer Z,Bongaarts J,et al.2001 No.148Living Arrangements of Older Adults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An Analysis of DHS Household Surveys[J].
57. Engelhardt G. & N.Greenhalgh Stanley.Home health care and the housing and living arrangements of the elderly.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2010,67(2):226-238.
58. Hugo G. Effects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on the family in indonesia[J]. Asian and pacific migration journal apmj,2002,11(1):13-46.
59. Kim Y S.What Makes Family Members Live Apart or Together?:An Empirical Study with

参考文献

- JapanesePanel Study of Consumers[J]. Kyoto Economic Review,2004,73(2 (155)):121-139.
60. Knodel J,Saengtienchai C.Rural parents with urban children: social and economic implications of migration for the rural elderly in Thailand[J]. Population Space & Place,2010,13(3):193-210.
61. Kwak Y,Chung H,Kim Y.Differences in Health-related Quality of Life and Mental Health by Living Arrangement among Korean Elderly in the KNHANES 2010–2012[J].Irani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2017,46(11):1512-1520.
62. Nurhayati Mohd, Dawal Siti Zawiah Md, Dahari Mahidzal, Sanusi Junedah. Muscle activity, time to fatigue, and maximum task duration at different levels of production standard time.[J].Journal of physical therapy science,2015,27(7).
63. Palloni A.Living arrangements of older persons.[J].Population Bulletin of the United Nations, 2001,42(4):1423-1449.
64. Quinn W H. Personal and family adjustment in later life[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npower, 2008, 29(8):684-699.
65. Silverstein M, Cong Z, Li SZ. Intergenerational transfers and living arrangements of older people in rural China: consequences for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J] . Gerontological Society of America, 2006, 61: 256-266.
66. Tohme R A , Yount K M ,Sara Y , et al. Socioeconomic resources and living arrangements of olderadults in Lebanon: who chooses to live alone?[J]. Ageing & Society, 2011, 31(1):17.
67. Vullnetari J, King R. 'Does your Granny Eat Grass?' Mass Migration, Care Drain and the Fate of Older People in Rural Albania[J]. Global Networks, 2008,8(2):139-171.
68. Zimmer Z, eta. A Comparative Study of Migrant Interactions with Eldery Parents in Rural Cambodia and Thailand[R].Presented at the 2007 Population Association of America Annual Meetings in New Yoek.2007